



左傳快讀
隱公

隱

第一

OC-12
1510
/



0714
1510
1-16

善邑李駿出輯

新訂批注左

傳快讀

大文堂梓

序

司馬溫公曰讀書破
萬卷天下之大快事
實天下之大苦事也
吾人髫年識字皓首



窮經蓋告之日多而
快心事求一日而不
可得非讀書不與人
以可快也惟告之不
真斯快之不遂耳五

經傳注惟麟經最繁
左氏與公羊異矣胡
傳又異之因而左傳
之傳注益繁杜陸各
彈其長左翼注詳而

失之雜左繡注簡而
生之畧讀者終莫得
其快心之處句解一
集而於地輿典故未
及紀備則又不過便
於句讀而已今觀
李君駿嶺新刻一編
沈宗杜林之見參翼
繡之精復於地輿典
故無不詳盡攷注而

且音韻更極較明評
論坐埽至當分行晰
往無畧無禠滅能使
瀆者一見而稱快極
天下之大觀實天下

之第一快心事矣夫
天下事必先快於己
而後能快于人學者
求一日而不可得者
何以駿嶽能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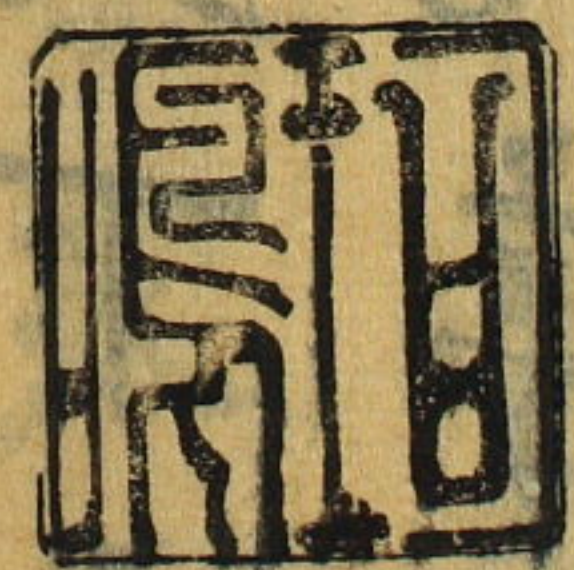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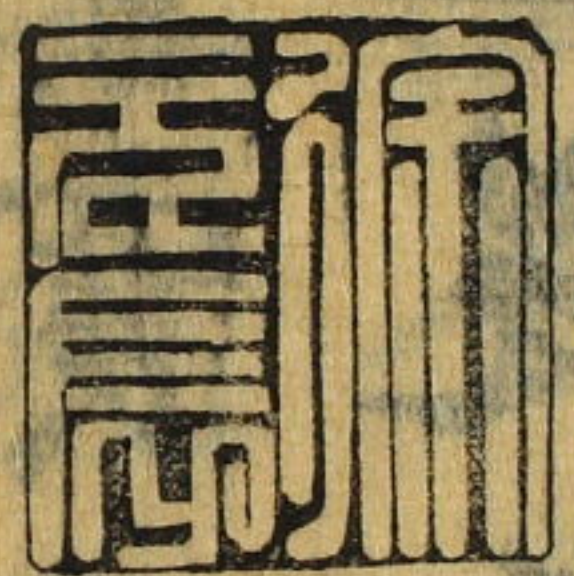
不獨快於己而又能
快於人也不知其幾
費苦心而能成此快
誠如溫公所云者予
於是恍然于天下之

大苦事實天下之大
快事也是為序

音

乾隆己酉歲夏六月
天既後三日

勅授文林郎知善化縣事
加三級紀錄十次
宛平徐元扈東屏氏
拱



刻左傳快讀說

余幼時讀經義畢塾師即授以左傳句解
於時雖字義固無不明而於篇章句法字
法確有精義者則茫乎不知余先君子
亦嘗謂余曰此書即制義之津梁毋徒畧
觀大意余亦不知何所謂而云然也弱冠
後於坊間檢得左繡披閱數過然後知左

氏一書實為天地間不朽文字細按其篇章字句無法不備秦漢國策諸公矜竒炫異之作皆此公先為之開山也始恍然於先君子之所以教我者殆有本有則也夫循故步不能陟嵩華繫輕舟何由觀溟渤予於是書津津篤好若有夙緣而不可解矻矻者二十餘年矣於是奉先君子教

我之言與我之得力於左繡者繕輯精要選本數卷以課兜輩原先輩之論評參拘儒之心得使之隨讀隨釋爽然於口即爽然於心名其書曰快讀此之謂也敢不揣固陋而問諸世哉今年春同學諸友輩總覽凡例循閱傳文咸謂是集也較左繡尤見顯易不特為初學指掌實終身拱壁與

其藏而私諸家曷若顯而公諸世使人人皆讀而稱快不幾於左氏有功歟余不勝赧然愧惶然駭竟莫知何以自主友人乃再四勉請遂以附之剗剗竊恐管見折衷之義終無當經傳之萬一云時丁未秋七月既望駿岳自記



凡例

一左氏全書為羽翼聖經傳也離傳而言經暗室觀畫矣全書之不可偏棄也如此近世學者崇尚簡要便取記誦執舉業為正經目左氏為紀事謂但能引用制義羣賞典贍足矣而於經傳相發明處者則略不講焉此左氏選本之所由刻也
一選本如林好尚固殊體式亦異雖理解不變亦各抒所長然於一篇之首尾段落每多割裂更張之病於作者經營苦心有遺憾焉愚是選也取全書之六七以附剗剗每篇必具錄全文庶成完璧云
一前人選本多有不得不離去經文撮舉篇中要義以名篇者如此則初學者必不知某傳為某經發義究何裨於制義哉余少時嘗受此累矣

蓋傳有先經後經錯經不同故也茲本取本傳之經爲題傳爲文照制義格式低二字非敢黜經崇傳俾學者卽經以觀傳卽傳以明經爾一杜氏注左不減左之傳經千古奉爲拱璧然字句高古非初學所能驟悟必雜採林氏朱氏以及先儒之註辨詳參折衷祈歸明當而止有見各不同者卽妄抒管見以歸於一焉

一左傳句解最詳惜聯綿接繕篇次混同愚題經文傳眉目較爲清楚尤須句與註愜不致張冠李頂故分行閒註伴句釋義此亦句解之遺意也庶使讀者經明傳釋瞭如指掌焉

一前人批評傳義不過標舉事實之臧否行文之奇正而於謀篇立局命意措辭無法不備一字不苟者則我朝馮陸兩先生獨闢新徑直達

九達所謂左氏一書爲文家之津梁者微二公人猶在夢寐耳愚於上層批錄有未著名者皆左繡原本也他如公穀胡傳東萊駁議聘侯左翼閒輯頗多其餘二孫韓鍾俞顧劉王諸前輩時亦節取至於鄙見或附上層或附篇末以按字圈字愚見別之亦千慮一得曾不自知其當否

一音義陸氏原本甚確亦閒有未註者竊恐方言乖謬概遑 康熙字典逐一考較其原本仍從反較正者概從切隨注於本字之下或注於本字之旁或一字而已見前者略不復注隨文變音者必從清切閒有續經考正者補音篇末庶上上善善施道道之類易致混淆者反切明而文義亦得矣

一字畫訛謬相沿習焉不察童年慣熟白首茫然此病誤人不覺如望望

受受

到音

之類辨誤尚易若

雖

音

睢

緩追

改改

音

壬壬

音

止在毫釐短長之閒而音義卻絕不相侔此類不可枚舉茲書悉遵

康熙字典辨別毫釐之閒而魯魚亥豕庶乎免矣

一列國地名杜註與今不合後周思兼有左繡彙纂之列悉照姚平山考

註證明方輿瞭如指掌但旁註額於格式另列上層以便省觀其原本

未註者仍舊不敢妄增

一東周紀年必冠於十二公每年之上尊王之義今古不移也其如列國

紀年則祇附序十二公元年之側元年以下概從約略則但將列國卒

立之君按年附錄紀事而已其元年所紀班序先鄭次晉者鄭近畿而

晉崇周也次衛蔡曹齊者先同姓後異姓也次宋杞陳者由近及遠也

次秦楚者明內外也其餘小國則略而不錄

一馮氏讀左卮言實能窺左氏堂奧學者潛心研究毫髮無遺不徒作史

氏權輿觀直秦漢以來文章之鼻祖也今附載卷首為快讀之由來卽

是舉業之法門也俾讀者知之

一杜預經傳集解序經孫月峰先生注釋始知經傳相為表裏讀左傳而

不讀杜序侈談春秋發凡言例等說者皆門外漢也又惡知左氏何為

作傳愚錄杜序於首卷之末非冠履倒置也亦欲讀左者必先讀是篇

然後可知左之所以傳經也

新訂左傳快讀目錄

卷之首

刻左傳快讀例言

馮氏讀左卮言

馮氏春秋時事說

馮氏春秋三變說

馮氏列國盛衰說

馮氏魯十二公說

馮氏周十四王說

杜氏經傳集解序

卷之一

隱公

卷之二

桓公

卷之三

莊公

卷之四

閔公

卷之五

僖公上

自元年起至二十年起止

卷之六

僖公下

自二十一年起至三十三年止

卷之七

文公

卷之八

宣公

卷之九

成公上

自元年起至十二年止

卷之十

成公下

自十三年起至十八年起止

卷之十一

襄公上

自元年起至十四年起止

卷之十二

襄公中

自十五年起至二十五年止

卷之十三

襄公下

自二十六年起至三十一年止

卷之十四

昭公上

自元年起至八年止

卷之十五

昭公中

自九年起至二十二年止

卷之十六

昭公下

自二十三年起至三十二年止

卷之十七

定公

附錄補傳七篇

卷之十八

哀公

左傳全部漢書藝文志古本分十三卷杜林合註則分五十卷凡皆經傳合編一字一句概登無遺今既屬選本不得復遵舊制但就頁數之多寡分列傳頭如僖成襄昭四公之傳各得百餘十頁故傳則或二或三其隱桓莊閔文宣定哀八公每傳祇得數十頁雖各立一卷猶不免厚薄之殊故另序浮簽以成一十六部

春可兼夏言 周禮春官之屬有大史小 小史掌邦國之志內史 秋可兼冬也 史內史外史御史之官 凡四方之事內史讀之

外史掌四方之志掌

記之名也。周禮有史官。掌邦國四方之事。達四方

達書名 若諸侯之國亦 於四方 各有史官

諸簡連編故名爲策大 事如經之所書是也

簡牒也以竹爲之 版也以木爲之 小事

之志。諸侯亦各有國史。大事書之於策。小事簡牘

如傳之所 引孟子之言以證 紀是也 諸侯亦各有史

精枕虞舜時四凶之一楚 乘車乘也古者賦田出車 魯史 史名精枕以記惡爲主也 晉史名乘以田賦爲主也 錯舉

而魯謂

而已。孟子曰。楚謂之檮杌。晉謂之乘。而魯謂

四時取名 三史其名雖異其實 爲諸侯之史則一也 魯在昭公二年

韓宣子晉大夫適 見魯所藏周易文王彖辭 周公爻辭與春秋二書

韓宣子 一段序 明春秋 本重於 他史所 關甚鉅

之春秋。其實一也。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

春秋尊周公之典以序 春秋故曰周禮盡在魯矣

易象春秋是文王周公之所制見春秋則 知周公之德見易象則知周之所以王也

曰。周禮盡在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與周之所

序說韓宣子 所見魯春秋

蓋是周之舊日正 典禮之大經也

周自東遷 其德衰微

以王。韓子所見蓋周之舊典禮經也。周德既衰

史官失 其職

在上之人非聖賢故不能 使春秋褒貶勸戒昭明

其赴告鄰國而載於策書 者崩薨曰赴禍福曰告

官失其守。上之人不能使春秋昭明。赴告策書。諸

與夫其他 所記之事

多與舊典 禮經相違

孔子見其多違舊章乃因魯史 策書成定之舊文從而修之

考校其真者因 之偽者改之

所記注。多違舊章。仲尼因魯史策書成文。考其真

而記識其合典法者 褒之違禮法者貶之

遵周公舊典禮 經之遺流定制

昭明後世使 之知所效法

僞。而志其典禮。上以遵周公之遺制。下以明將來

其於名教善惡 存於此事者

若爲文之所害而無 褒貶勸戒之意義

孔子則刊削其害 而正經其所存

以示後人知 勸善而戒惡

之法。其教之所存。文之所害。則刊而正之。以示勸

周德既 衰以下 序春秋 多違舊 章聖人 不得正 刪正以 示將來

其餘無關害教者則皆仍其舊

春秋二百四十年史官紀錄

文則其辭詳 質則其辭畧

戒其餘則皆即用舊史。史有文質辭有詳畧不必

既無所害 又引左傳之言以證之 言春秋善 傳又曰此傳 言非聖人孰能脩春秋 傳

改也。故傳曰其善志。又曰非聖人孰能脩之。蓋周

善志者蓋周公 傳言非聖人孰能脩之者蓋

受經於孔 程子曰左丘明古

公之志。仲尼從而明之。左丘明受經於仲尼以為

所稱恥巧言令色 左氏以為經者不 故左氏作傳或先經為文以始

或後經為文以 終前經之義

者不刊之書也。故傳或先經以始事。或後經以

或依經之言以 辨此經之理 或錯綜經文以 合此經之異

義。或依經以辨理。或錯經以合異。隨例而發其

皆隨經之例義而發 至於春秋多有 左氏亦畧之而 其不作傳何也以其非聖人

例之所重。舊史遺文畧不盡舉。非聖人所脩之要

蓋左丘明魯史官也 躬親覽觀魯 此據漢藝文志云 史所載之籍

所見既博故春秋所不書 之事亦能廣記而備言之 其為文辭也 和緩而不迫

故也。身為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其文

其立意旨也 左氏之意將欲使學者推原 深遠而不膚 其事之始要截 具事之終

就其文辭之枝 葉而搜尋之 即其旨 意之根

緩其旨遠。將令學者原始要終。尋其枝葉。究其

底而窮 於是富博其文以 使學者自求 究之 寬衍學者之心 索其高意 又精華其義以 飽足學者之好 趨其深致

使學者自求 趨其深致

所窮。優而柔之。使自求之。饜而飶之。使自趨

故傳內文旨廣備譬如江海 膏澤以雨多之 使學者之心渙然 怡然喜悅而 然後 以水深之故而所浸者遠 故而所潤者博 解散如冰之釋 衆理皆順 為得

故傳內文旨廣備譬如江海 膏澤以雨多之 使學者之心渙然 怡然喜悅而 然後 以水深之故而所浸者遠 故而所潤者博 解散如冰之釋 衆理皆順 為得

之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

其發凡 其原始要終之意而知 左傳之中發凡言例如隱七年諸侯同盟於 言此凡例非是左氏以

通體一 左氏廣記備言之功也 是稱盟之類有五十條皆以凡字發明類例 意作傳而說仲尼之經

節說春 後為得也其發凡以言例皆經國之常制周公之 蓋是經理國 常制乃周公 垂法即為史書舊章本 仲尼作經不過從 故春秋一經之通

秋舊例 本有此 也仲尼 從而脩 之丘明 亦依經 垂法史書之舊章仲尼從而脩之以成一經之通

其微顯 指出其人行事之 是非以正褒貶 幽裁成義類者皆據舊例而發義

以下至 指其非以正褒貶 承上文發義而言有此七類也左氏作傳有稱書者有稱不書者 有稱先書者有稱故書者有稱不言者有稱不稱者有稱書曰者

曲而暢 指其非以正褒貶 承上文發義而言有此七類也左氏作傳有稱書者有稱不書者 有稱先書者有稱故書者有稱不言者有稱不稱者有稱書曰者

說仲尼 指其非以正褒貶 承上文發義而言有此七類也左氏作傳有稱書者有稱不書者 有稱先書者有稱故書者有稱不言者有稱不稱者有稱書曰者

亦作傳 指其非以正褒貶 承上文發義而言有此七類也左氏作傳有稱書者有稱不書者 有稱先書者有稱故書者有稱不言者有稱不稱者有稱書曰者

而通暢 然亦有舊史原來不書正合仲尼 之意遂即以爲義不復增改者 謂變例與印以爲義一條 故左氏於 其皆春秋之新意也 春秋新意

無義例 以下至 亦作傳 然亦有舊史原來不書正合仲尼 之意遂即以爲義不復增改者 謂變例與印以爲義一條 故左氏於 其皆春秋之新意也 春秋新意

非例也 則左傳於此事亦直 敘其指歸趨向而已 非褒貶 故左氏作傳有三體發凡正例一 也新意辨例二也歸趣非例三也

一節說 則左傳於此事亦直 敘其指歸趨向而已 非褒貶 故左氏作傳有三體發凡正例一 也新意辨例二也歸趣非例三也

經無義 則左傳於此事亦直 敘其指歸趨向而已 非褒貶 故左氏作傳有三體發凡正例一 也新意辨例二也歸趣非例三也

例傳亦 則左傳於此事亦直 敘其指歸趨向而已 非褒貶 故左氏作傳有三體發凡正例一 也新意辨例二也歸趣非例三也

因之 則左傳於此事亦直 敘其指歸趨向而已 非褒貶 故左氏作傳有三體發凡正例一 也新意辨例二也歸趣非例三也

有三有 則左傳於此事亦直 敘其指歸趨向而已 非褒貶 故左氏作傳有三體發凡正例一 也新意辨例二也歸趣非例三也

五二句 則左傳於此事亦直 敘其指歸趨向而已 非褒貶 故左氏作傳有三體發凡正例一 也新意辨例二也歸趣非例三也

一收上 則左傳於此事亦直 敘其指歸趨向而已 非褒貶 故左氏作傳有三體發凡正例一 也新意辨例二也歸趣非例三也

一起下 則左傳於此事亦直 敘其指歸趨向而已 非褒貶 故左氏作傳有三體發凡正例一 也新意辨例二也歸趣非例三也

彼稱族尊君命舍族尊夫人梁亡城緣陵之類是

杜氏經傳集解序 四 曲工書屋

也。

引三事以證微而顯之說成公十四年經曰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此文見於此也傳釋之曰稱族尊君命也舍族尊夫人也蓋叔孫是族氏僑如是名方其奉君命而逆女則君命為尊故稱叔孫及其與夫人俱還則夫人為尊故舍其族而但稱其名此取義在彼也僖公十九年經書梁亡十四年經書諸侯城緣陵此文見於此也傳釋之曰不書其主曰取之也又曰不書其人有闕也蓋秦人滅梁而但書梁亡所以見取之者無罪齊率諸侯城緣陵而但書諸侯所以見諸侯之有闕亦取義在彼也

志記也晦隱也謂約言 約言記事以示 推行其事以知 以記事事敘而文隱也 法制所謂志也 共例所謂晦也

二曰志而晦約言示制推以知例參會不地與

去聲 謀曰及之類是也。

引此事以證志而晦之說隱公二年經曰公及我盟于唐公至自唐傳例曰特相會律萊稱地讓事也自參以上則往稱地來稱會成事也蓋唐地名也二人共會則相讓而不肯為主會事

不成故書至自某地也三國以上共會則一人為主會事不成故書至自會而不書其地故曰參會不地也宣公七年經曰公會齊侯伐萊傳例曰凡師出與謀曰及不與謀曰會蓋彼我共謀征伐則以相連及為文而書曰及彼不與我謀不得已而往應命則以相會合為文而書曰會故曰與謀曰及也凡此二者皆約於一字以示法制因此推尋可知其例所謂志而晦也

婉轉其辭 以成篇章 義訓所謂婉也 順所謂成章也

三曰婉而成章曲從義訓以示大順諸所諱辟音避

璧假許田之類是也。

引諸諱辟及許田事以證婉而成章之說春秋以諱國惡為禮多有諱辟而不直述其事者故言諸侯以總之也如桓公元年經曰鄭伯以璧假許田傳因之曰為周公祊故也蓋許田是魯國朝宿之邑因創周公別廟焉祊田係鄭國湯沐之邑二者皆天子所賜也鄭伯因地勢之便欲兩相易而代魯祀周公而祊田之薄不足當許故加璧以易之然魯不宜聽鄭祀周公又不宜擅易祊田春秋諱之但書璧假許田若進璧以假許田非久易也此皆委曲以示大順所謂婉而成章也

盡心直書而不汙穢

所謂盡也

具之於文則見譏意所謂不汙也

四曰盡而不汙直書其事具文見意丹楹刻桷天

王求車齊侯獻捷之類是也

引三事以證盡而不汙之說莊公二十三年經書丹楹宮楹二十四年經書刻桷宮桷傳曰皆非禮也桓公十五年經書天王使冢父來求車傳曰諸侯不貢車服天子不私求財莊公三十一年經書齊侯來獻捷傳例曰諸侯不相遺俘凡此三者皆直書其事具為其文以見譏誚之意所謂盡而不汙也

惡者貶之示其懲也善者褒之示其勸也

為惡者欲求得而名反亡沒

欲掩蓋其惡而惡反章露

五曰懲惡而勸善求名而亡欲蓋而章書齊豹盜

三叛人名之類是也

引四事以證懲惡勸善之說昭公二十年經書盜殺衛侯之兄荼襄公二十一年經書邾黑肱以盜來奔蓋以漆閭邱來奔昭公五年經書莒牟夷以婁及防茲來奔二十一年經書邾黑肱以盜來奔蓋春秋之例非命卿不書其名齊豹衛國之卿也忿衛侯之兄而殺之欲求不畏強禦之名耳而春秋抑之但書曰盜則是求名而亡也邾庶其黑肱莒牟夷三人皆非命卿不當書名其以邑來奔求食而已不期名之著於春秋也而春秋故書其名所謂欲蓋而彰也此二者皆懲惡之事所以勸善也

推求以上五情所以發例之體而廣之

以尋求作經作傳之意義

以類觸類而增長之

春秋始於隱公元年終於哀公之十四年西狩獲麟而孔子絕筆俱

此一段收結經傳全文

推此五體以尋經傳觸類而長

之附於二百四

以三體五情之意附之二百四十二年時人所行之事

觀其褒貶子奪則王道之正法入倫之綱紀俱備見於經傳中矣

十二年行事王道之正人倫之紀備矣或曰春秋

春秋錯雜文辭以見意義文之異者義亦異焉

若如汝杜氏所謂仲尼因魯史舊文文害者刊而正之不害者不必改也

如此則春秋當有事同文異

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

此下杜氏設為

問答以明自己

集解之作亦可

為經傳功臣之意

而無褒貶 據先儒所傳說苟有

之例義也 與文莫不著其義者

其義也先儒所傳 皆不其然 答曰 春秋雖以一

然而一字不可單書須用 數字方成言語文章

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 非如八卦之爻可

為一卦經之字也一字異不得成爲 故事同文異者左氏不為發傳蓋決知

錯綜為六十四也固當依傳以為斷 古今言左氏

春秋者多矣今其遺文可見者十數家 大體轉相祖

述進不得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 退不守丘明之

然其於左傳文義間 有不能通達其旨者

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 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

公羊穀梁適足自亂 預今所以為異專脩丘明之

傳以釋經經之條貫 必出於傳傳之義例總歸諸

凡推變例以正褒貶 簡一傳而去 異端蓋丘明

之志也 其有疑錯則備論而闕之 以俟後賢然劉

皆不如汝杜 預所論何也 曰 春秋例義雖以

八卦各三爻錯綜重之為六爻則成 六十四卦然卦之爻也一爻變則成

十數家不 其如經之大體皆祖前 人之授受而述循之也

己無定見隨人遷就故 退不能守左氏之說也

則皆沒而 不著其說 不惟不說而 更妄引公穀

傳之發義皆有正例 必左傳發凡言例也

以俟後之賢者或 漢武帝置 能足成其說也 五經博士

非我臆見 以此立說

杜氏經傳集解序 七

由工書

杜氏經傳集解序

由工書

獨左傳不列學宮劉歆治左氏始 後漢賈逵字景伯父徽字元伯受業於劉歆作春秋條例

引傳文解經故曰創通大義 達傳父業作左氏傳訓詁許惠卿名淑亦治左氏春秋

子駿創通大義賈景伯父子許惠卿皆先儒之美

其後又有穎子嚴名容比於 然亦注述春秋 預言我故特舉內

者也未有穎子嚴者雖淺近亦復名家故特擇劉

同者從而恭 以見議論 左傳本自為一書杜預以經傳異處不便觀覽於

觀考核之 之同異 是乃逐年分析經文各以其傳附於本年之下

賈許穎之違以見同異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

凡經之義與傳之義 既解經文 謂聚集經傳而解之

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名曰經傳集解又別集諸

各國土 世族圖 六十甲 此四者別 共得四

例及地名譜第歷數相與為部凡四十部十五卷

義例有異同者 又從而解釋其 故以釋例為名

皆顯其異同從而釋之名曰釋例將令學者觀其

觀察我所聚集 釋例具載已詳學 者觀之則易曉也

所聚異同之說釋例詳之也或曰春秋之作左傳

三傳皆無紀載 或以為問有 自衛反魯在

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自衛反魯脩春秋

素空也謂無位而名王也麟為王者至今為孔子 或又問王魯之說何休注公羊傳於隱公元

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黜周而王魯

命於魯此即黜 危險其行黜周王魯而又孫順其 故其為文

危行言孫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

此或曰 以下杜 氏又設 為問答 以明聖 人所以 脩春秋 之故感 麟而作 亦感麟 而止也

又問公羊傳春秋至西狩獲麟而止

而左氏傳春秋則直至孔子卒而止

以上四條說得未安故請問之

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子卒敢問所安答

預答 若我之所聞 則有不同

昔孔子有言曰

曰異乎余所聞仲尼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此

由此言觀之孔子制作春秋又嘗嘆昔太皞時鳳鳥適至今不至矣伏正以文王之道為已任也而言曰義時龍馬負圖而出今不出矣

明王不作吾道終不行矣

制作之本意也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

此蓋孔子傷時王之政不能致此瑞而發嘆也

麟鳳龜龍白虎為五靈

乃王者出世之獻瑞物也

夫蓋傷時王之政也麟鳳五靈王者之嘉瑞也今

今麟乃忽出於衰亂之世

上無明王是虛其應

為人所獲是失其歸

此孔子所以感動而作春秋也

麟出非時虛其應而失其歸此聖人之所感也絕

孔子作春秋至西狩獲麟遂絕筆而止者

因感麟而遂作春秋

固所以終於獲麟一筆也

或文問曰

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固所以為終也曰

此曰以下設為問答

然則孔子脩春秋何故獨始於魯隱公元年

周自犬戎之亂平王遷於東都洛邑故曰東周之始王也

然則春秋何始於魯隱公答曰周平王東周之始

人脩春秋崇王道以正當時之

隱公長子當立而遜位於其弟桓公故曰賢君

隱公之初年正平王之末年是其時相接也

王也隱公讓國之賢君也考乎其時則相接言乎

魯為侯爵地方百里是其位為列國也

周公子伯禽始封於魯

隱公乃周公之裔孫是周朝福祚之亂也

設使平王能撫養下民求上天久長之命

其位則列國本乎其始則周之祚亂也若平王能

為紹先王之業成中興之王

設使隱公亦能大宣乃祖周公之業

能光啓王室

祈天永命紹開中興隱公能宏宣祖業光啓王室

杜氏經傳集解序

九

由江書星

君臣如此則西周之美政可尋見於東周

而文武之治迹雖至今猶不廢隊

無如平王隱公可為而不為故孔子不得已而作春秋也則因

則西周之美可尋文武之迹不隊是故因其歷數

其年月之歷數附君臣

采周公之

以會合成就

垂為萬世君

之行事於年月之下

舊典禮經

一王之六義

臣之法則

附其行事采周之舊以會成王義垂法將來所書

所書某

即平

所書春王

周以建子月為正月

書稱公如

年春王

王也

正月日數

乃夏時十一月也

某某會公

之王即平王也所用之歷即周正也所稱之公即

即魯隱

書王正月則非是黜周也

孔子嘗曰世或有人

公也

於魯書公則非是王魯也

用我之道以治國

魯隱也安在其黜周而王魯乎子曰如有用我者

若夫以

吾將興周先王

即此義可以明春秋正欲

若夫制作春

所以彰明已往為

下駁明

之盛治於東方

興周而不黜周也

秋之文辭

垂示將來之意

吾其為東周乎此其義也若夫制作之文所以彰

以上駁

是聖人憂世之深

立言瞻高則

措辭既約則

此乃制作

情特發見乎文辭

旨意深遠

義理精微

之常理

往考來情見乎辭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此理

非聖人故藉

聖人防患必周自知

若以為既作

之常非隱之也聖人包周身之防既作之後方復

方知隱諱以

則是聖人無包身之防

預又引子疾病章以證諸

辟常時之患

矣所以異乎我所聞也

儒素王素臣之說非理

隱諱以辟患非所聞也子路使門人為臣孔子以

則是誣孔子欺大之罪

非通達至理之論也

為欺天而云仲尼素王丘明素臣又非通論也先

先儒又謂孔子自衛反魯

文成乃致

是其說之

先儒又謂獲麟之後

便作春秋閱三年而文成

麟出之瑞

妖且妄也

孔子制作不止至

儒以為制作二三年文成致麟既已妖妄又引經以

麟之妄

一層

此之駁

杜氏經傳集解序

由江書屋

又駁明

素王素

臣一層

書孔丘卒以前 此說又近 引二傳以證誣說謂公羊所 皆是所脩之經 於誣妄也 傳春秋之經至西狩獲麟止 哀公十四年書小邾 射以句釋來奔在西

至仲尼卒亦又近誣據公羊經止獲麟而左氏小

狩獲麟之後若猶是孔子所脩之經則小邾射當與庶其黑肱羊夷同列而為四 叛人矣今左氏稱三叛人而小邾射不在其數則經至孔丘卒非聖人所書明矣 故預以為 孔子因感

邾射不在三叛之數故余以為感麟而作作起

麟而作 作因獲 故修至獲麟 此說比之諸 至於公羊謂孔子聞獲麟反袂 春秋 麟而起 一句絕筆也 儒為得其實 拭面泣涕沾袖曰吾道窮矣

獲麟則文止於所起為得其實至於反袂拭面稱

殊不知聖人樂天知命豈有泣涕沾袍 之事乎吾於公羊之說竊亦不取焉

吾道窮亦無取焉

孫鑛曰條析左氏義例甚詳核行文亦雅淨第稍失之煩瑣終是訓詁流派不失文章家體

馮氏讀左卮言

左氏敘事述言論斷色色精絕固不待言乃其妙尤在無字句處凡聲

情意態緩者緩之急者急之喜怒曲直莫不逼肖筆有化工若只向

字句臨摹便都不見得

左氏格調變換不窮長者千萬言短者一二字卻都筆筆有法其中有

獨自成篇者有類聚成篇者有絕不相蒙而連綴成篇者世本或去

前取後如宣子玉環或去後取前如呂相絕秦或去兩頭取中間如

呂卻畏偁季札觀樂或去中間取兩頭如陽橋之役周十人同至如

賜胙盟葵丘本二也而誤合為一子產醫和論疾本一也而誤分為

二凡此不一而足要皆只論事實文調不論篇法作意之故誠審于

篇法求其作意則自知一字不可移易也

左傳刪本最多然長篇無論卽如漏師城邗單辭隻句無不工緻更從何處割愛愚故全刻而評之世有昌歎之嗜者定當把臂入林

自來選左讀左不外詞調故實兩項卽有標舉章法句法字法稱爲奇奇妙妙者但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又或約指大端而遺其委曲或細分句節而不露全神雖前輩引而不發使人自思而後人則一概囫圇吞棗矣僕深惜左氏妙文千載埋沒不憚備加評註先論全旨次分大段又次詳小節又次析句調務令完其本來獨開生面要爲初學撥其雲霧指其歸趣而已

作意如子產不與鄭環語語剛執其神理全爲孔張夫位爲客所笑故

意作難以殺其勢而爭其氣篇法如季札出聘前後敘事都作連山複嶺局陳故亦夾一層波疊浪之文以配之此皆合則雙美離則兩傷者也一部左傳皆作如是觀

一部左傳大概每篇合成大片段分之又各成小片段彼可分而不可合則氣脈不完可合而不可分則條理不密皆未講于篇法者也

篇法最重提應或單提或雙提或突提或倒提或原提或總提或分提或直起不提卻畱于中間以束爲提乃是變法或順應或倒應或分應或總應或正應或反應或借應或翻應或明應或暗應或應過又應或不應而應亦是變法逐篇比對始知其變化不窮

古文今文體裁各別自來皆以參差論古固已然乾奇坤偶其不齊處

正是相對處愚觀左氏片段無論本當屬對者必兩兩對寫即極參差中未嘗不暗暗相準而立相耦而行散中有整在作者尤精緻獨絕蓋參差者其迹整齊者其神讀者慎毋以亂頭麤服為古人也

傳中議論之精辭令之雋都經妙手刪潤然尚有底本至敘事全由自己剪裁其中有正敘有原敘有順敘有倒敘有實敘有虛敘有明敘有暗敘有預敘有補敘有類敘有串敘有攤敘有簇敘有對敘有錯敘有插敘有帶敘有搭敘有陪敘有零敘有複敘有問議夾敘有連經駕敘有述言代敘有趣文滾敘有凌空提敘有斷案結敘正敘順敘實敘明敘不必言原敘如成師兆亂倒敘如敗狄采桑虛敘如邲戰巢車之望暗敘如城濮齊秦之賂預敘如嬰齊具毋先濟補敘如

巫臣挾纊傳蕭類敘如鄭瞞伐我串敘如一憾皆命攤敘如重耳出亡本末簇敘如宋鮑禮于國人對敘如聲伯嫁妹錯敘如戴公廬曹插敘如鄭鬪內蛇外蛇帶敘如晏子更宅反宅搭敘如卻犖送孫林父陪敘如畢萬之後必大零敘如三黜厲之役複敘如兩述郎之師夾敘如七子寵武駕敘如宋襄盟孟代敘如樂伯致師滾敘如敗秦剗首提敘如晉文一戰而霸結敘如子產擇能而使種種手法開天地未有之奇作古今莫越之準况詞條豐蔚經術湛深又有溢乎重規疊矩之外者哉

賓主是行文第一活著然不過借賓形主而已左則有添賓並主之法如反自箕竟將胥臣與先軫卻缺雙結遂霸西戎竟將子桑與秦穆

孟明雙結所謂水鏡造元直不辨誰爲賓主者又有略主詳賓之法如要寫太子不得立卻將畢萬必復其始極力鋪張要見晉文憐新棄舊卻通身詳寫季隗而叔隗只須起手一句對面一照無不了了又有賓主互用之法如克段是主卻重在姜氏殺州吁是主卻重在石厚于事爲主于文則爲賓于事爲賓于文則爲主蓋事是題面文是作意他處皆循題立傳此獨借題補傳須看其從主入賓反賓爲主處處有並行不悖之妙

埋伏是文字線索而用筆各變有倒伏又有順伏之法如屈瑕盟貳軫篇師克在和便伏于君次郊郟我以銳師兩君字我字中不疑何卜便伏于必不誠必離兩必字中隨手安插令下文有根也有明伏又

有暗伏之法如寫子元欲壘文夫人勉強出師處處寫出他心頭有事寫卻克忿兵倖勝處處寫作齊侯不弱便令讀者得之筆墨之表也有正伏又有反伏之法如子產將誅子晳卻先放子南字字偏枯子南卻正字字激射于晳爲絕隱秀可思也有因文伏事之法如石碻諫寵州吁卻先寫莊姜一段緣故有因事伏文之法如晉厲敗秦麻隧卻先寫絕秦一篇文章是也

褒貶是作書把握其巧妙有虛美實刺之法如鄭莊貪許後才贊他知禮卽刻便譏其失政刑有此一刺連美處都認真不得又有美刺兩藏之法如荀息不食言有得有失引白圭作斷兩意都到與敏稱華耦古稱陳桓同一筆意又有怒甲移乙之法如衛朔入衛旣不便掃

諸侯又不當貶王人因曲筆反責左右二公子真有觸背兩避之巧也

左氏字有字法句有句法章有章法毫髮不苟卻別有不成字之字法不成句之句法不成章之章法如公孫翩逐而射之上着一承字齊侯以崔子之冠賜人下着崔子因是句韓宣來聘篇三節逐節少去首尾不稱而其妙正在于此讀者悟得無處不有文字

左氏妙法各評見本文要其慣用家數所以運量萬有不齊者有兩大筆訣一是以牽上爲搭下如曲沃伐翼本以建國弱本對上成師兆亂卻以惠之二十四年與下三十年四十五年作類敘又如王巡虢守與之酒泉本連下請器卻抽出與上文與之虎牢作對敘是也一

是以中間貫兩頭如邲戰前後十六轉只以盟有日矣一句爲關板重耳出亡前後凡歷六國卻以宋襄贈馬一節爲界畫是也此兩法處處皆是蓋得此則板者活斷者聯渙者聚紛者理不獨敘事即議論亦以此爲机杼乃通部極精極熟極得力極得意處特爲指出一斑而全豹盡窺矣

左氏極工于敘戰長短各極其妙短者如衷戎敗制雞父橋李等或詳謀略事或詳事略謀或謀與事合至簡至精長者如韓原城濮鞏邲鄆陵等或先議後敘或先敘後議或敘議夾寫至奇至橫篇篇換局各各爭新無怪古今名將無不好讀此書也 兵法古今異宜况運用之妙存乎一心若執此論兵不免趙括徒讀凡老生常談概置弗

錄

左氏好奇每每描寫鬼神妖夢怪異之事如登僕見巫篇凡寫兩遍二豎大厲篇凡寫三遍鄭瞞凡寫五遍伯有妙于突起蛇鬪妙于插入陸渾妙于倒煞須識其誕戲皆有筆法故不墮齊諧惡道中

左氏極精于易然過于鑿鑿處卻未免附會唯穆姜論艮八惠伯論黃裳乃足為觀象玩占者定厥指南耳

左氏極長于詩凡援據釋證或虛或實贈答評贊或質或文最絢爛者莫過于七子寵武不出鄭志兩番鋪排最變換者莫過于不答湛露重拜鹿鳴兩番做作最輕易者莫過于昭忠信也其誰云之彷彿微雲疎雨最典重者莫過于夏父逆祀遂霸西戎儼然清廟明堂至于

引書引禮種種博雅引謠引諺種種風趣無妙不臻誠哉獨有千古議論有泛論切論之不同如睦者歌子便只大概說二三其德便一口咬定

諫諍有正言喻言之不同如郟鼎篇句句切直縣陳篇句句比方辭令有婉語激語之不同如皋鼬篇句句委曲執訊篇句句懇直起有許多手法而莫妙于鄭人相驚以伯有紙縫中直有一奇鬼森然來攫人渡有許多手法而莫妙于虢公是寡人之願也輕颺一筆如游絲之裊晴空

解經有許多手法或解于首或解于中或解于尾而莫妙于蔡熒楚黃篇以兩經雙點于中而兩傳分敘兩頭極整極變

斷結有許多手法或分斷總斷或一事兩斷或兩事一斷而莫妙于會鄆篇懸空掉尾此語不屬景伯亦不屬子貢意味無窮一部書尤愛此一結爲飛仙之筆也

左氏有絕大線索于魯則見三桓與魯終始而季氏尤強于晉則三晉之局蚤定于獻公之初于齊則田齊之機蚤決于來奔之日三者爲經秦楚宋衛鄭許曹邾等紛紛皆其緯也洵乎魯之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一言以蔽之矣

左氏有絕大剪裁齊桓晉文孔子蚤爲之分別正譎傳于晉文寫來獨詳然其鋪張神王處都暗暗露出詐僞本色齊桓則老實居多又生平全虧管仲提調而管氏亦都不甚鋪排只一寫其救邾一寫其服楚一寫其辭子華一寫其受下卿而已簡書之從賜履之征是攘外招攜懷遠是安內讓不忘上是尊王只此四端足以該括此公一生勳略內政軍令等概從割愛此何等眼界筆力

左傳大抵前半出色寫一管仲後半出色寫一子產中間出色寫晉文公悼公秦穆楚莊數人而已讀其文連性情心術聲音笑貌千載如生技乃至此

前人論全唐詩有初盛中晚之分愚于左傳亦作此想隱桓莊閔之文文之春也議論如觀魚納鼎敘事如中肩好鶴規模略具而氣局淳樸翁聚居多僖文宣成之文文之夏也議論如出僕絕秦敘事如鄆陵城濮無不大展才情縱橫出沒襄昭之文文之秋也議論如觀樂

和同敘事如偈陽華向氣斂詞豐強半矜麗之作定哀之文文之冬也議論如皋鼪夫椒彼事如艾陵雞父又復婉約閒靜絢爛之極歸于平淡作者之精神與春秋之風會相爲終始讀者按其篇籍通其脈絡沉潛玩索知不河漢斯言

左傳須一氣讀一氣讀方能徹其全神又須逐字讀逐字讀方能究其委曲須參差讀參差讀則見其錯綜之變又須整齊讀整齊讀則得其裁剪之工須立身局外讀立身局外以攬其運掉之奇而後不爲其所震又須設身局中讀設身局中以體其經營之密而後不爲其所瞞持此法以得當于左氏以之讀盡古今秘書直有破竹之樂耳張松南師云左傳贊不盡亦無庸贊顧其學問極博才情極長自天地

人物以及古今典故鬼神情狀無不綜核自朝聘燕享征伐會盟無不典貴整瞻雅與事稱卽俚俗猥褻家人婦子經其筆無不點化生動平者布帛菽粟奇者福地洞天濃者雲蒸霞蔚淡者秋水寒潭大者東岱西華小者一邱一壑古者翠栢蒼松媚者琪花瑤草典者漢鼎周彝淺者街談巷說乃至續紛則急管繁絃工麗則追金琢玉浩落則長江大河變幻則蜃樓海市嶮絕則峭壁懸崖鬆利則哀梨并剪尖雋則春鶯巧囀奧折則諫果回甘超忽則驚鴻遊龍雕刻則鏤金錯彩凡百妙境在古今作手得其一體皆足名家而左氏則兼收並蓄又皆登峰造極也史公定是後身昌黎東坡具體而微詩史乃足並駕齊驅而天分終遜一籌自此而外大都屈宋衙官而已以此

相目或不為浮譽也

學博才長宜其縱橫跣跣目空一切矣乃其矜慎處又何膽大心小靜氣凝神之至也觀其自全篇以至一字剪裁配搭順逆分合提束呼應無一點錯亂無一點掛漏無一點板滯無一點偏枯極參差又極整齊極變化又極均勻直以夜來之鍼製天孫之錦前人有謂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渡與人左氏則竟將金鍼普渡天下後世但麤心人覲面失之耳愚特以繡目左氏實有望于天下後世之貪看鴛鴦者

馮氏春秋列國時事圖說

隱公之世鄭最強王師亦為之用小侯皆為之弱而最睦者齊魯最仇者許宋唯與齊魯為睦故於齊則石門始于鹹終于魯則淪平始及平終唯與許宋為仇故於許則入許始滅許終于宋則伐宋始取宋終皆一部大關目處 春秋初年鄭莊梟雄為諸國之冠然克鄆寘穎內不孝友于家庭交惡中肩外不忠順于王國亦羣罪之魁周之衰鄭為之也春秋託始于隱而詩以鄭次王以此 齊僖小霸曲沃椒聊寫得躍躍春秋之事齊晉居多兩君固桓文之嚆矢也

桓公之世鄭稍衰而楚漸強二年蔡鄭盟鄧傳特表之曰始懼楚為全部提頭也卜苒而敗卒納其君秦亦駸駸萌葉其間矣 春秋列國

鄭爲樞機以其居中而近王也故未有伯以前挾王爲重桀驚於齊魯宋衛陳蔡之閒既有伯以後附此則此重附彼則彼重故齊楚爭之於前晉楚爭之於後近王故難滅居中故必爭春秋之鄭猶戰國之韓魏其勢略相等

莊公之世齊桓朔霸而楚亦浸強其大勢全在爭鄭緩告入櫟爭鄭于前子元襲仇爭鄭于後而齊桓前八年盟幽而鄭服後十九年盟幽而鄭成卒無如其屢叛何也無他桓自北杏兩鄆兩幽連年爲衣裳之會九年以後晏然無事雖以子頹之亂亦置罔聞越十年而後王請伐衛仍取賂而還失此大義固不足以服其心已 一軍爲晉曲沃居然列侯荆人來聘楚成儼然上國而御說背北杏于小白初霸

之年請先會于衣裳五會之後亦識時務之俊傑也蓋五霸各有其基惜茲父不克負荷耳豈真一姓不再興也哉

閔僖之世乃霸業極盛時也僖十六年以前齊桓服楚于召陵僖二十五年以後晉文勝楚于城濮以楚成雄傑之姿僅能憑陵小國而前則屈完來盟于齊後則鬬章請平于晉雖其度德量力善于操縱而兩君勳業固自彪炳千秋已 桓文相去十年中閒忽着一宋襄勉強支吾適供楚成擦切迹其顛末執滕用鄆戾虐可誅不鼓不禽迂腐可笑蓋亦外彊中乾非行仁義之過也然五霸之次廁名不朽苟焉無志者豈反得而訾之乎 勤王最是圖霸要着子頹之亂齊桓失之東隅故馳驅三十載而後爲召陵之師子帶之亂晉文占以先

手故迅掃五年而卽有城濮之捷秦穆徘徊河上讓第一等事與別人做宜其僅僅雄長西戎宋襄又不先不後無可出色大丈夫建功立業固賴適逢其會哉 管仲天下才妙在不動聲色孟明不免鹵莽賴其堅忍子文無大幹局只善于自守目夷才識自足相當惜不見用狐趙不過贊襄重耳固五霸中第一人也所得于艱苦備嘗者深矣

文公之世晉衰楚盛之關也六年以前晉襄名爲繼霸而彭衙拜賜不能禁秦之不強先僕處父不能救江之不滅八年以後晉靈因之失霸而新城之盟陳鄭服而蔡不來郤缺之二軍何亟兩扈之討齊宋賂而鄭走險鞏朔之行成可憐無他趙盾才旣平平又牽于趙穿公壻之寵楚穆欲旣逐逐復佐以秦康報復之師晉之不競固不得獨咎其君之少而侈也顧其機全開于范山北方可圖之一言蓋鄭蘭成晉而歸十年微事君盟垂隴臣會彭衙重歸匡戚之田睦歌方當未艾自狼淵師出虓樂見囚囚之陳懼請平蔡亦借次而厥貉之會宋遽逆降楚勢浸昌燎原在目矣猶幸莊王年少未克長驅然黎糜誅亂庸蠻旋夷乳虎食牛吾于晉殊懼其卒也已 天時人事大都相錯而成如齊桓旣沒晉文未來恰有一宋襄爲之補葺鏗漏晉文旣沒楚莊未來又恰有一秦穆爲之崛起西陲自莊迄宣遙遙八十年間五霸迭興想造物于此不知費幾許鑪錘供千載讀書人俯仰也異哉

宣公之世楚莊獨霸自宣元年侵陳遂侵宋三年伐鄭至十一年盟辰陵而陳鄭服矣然鄭猶傲晉也十二年而肉袒牽羊鄭戰勝而拱手以去矣然宋猶救蕭也十五年而析骸食子華元質而俯首以從矣問周鼎盟吳越較延道之請山戎之伐有其過之無不及焉而晉孜孜於攢函方哆口于文王之勤悻悻于斷道且逞志于婦人之笑不唯晉孺非楚旅之匹卽郤荀輩又烏足以敵申叔蔞敖也其世失霸不亦宜乎 齊桓只爭一鄭晉文兼爭一宋楚莊則并爭一陳蓋陳蔡近楚爲中國之障故蔡從厥貉而楚成以驕陳討少西而楚莊以霸至宋爲王者之後又重以茲父之殃故搶攘者自北杏而後少息于弭兵鄭居天下之中又專以虎牢之險故紛爭者自盟鄧而稍告

寧于三駕二百四十二年開大勢不出乎此 盟吳越而還又爲下牛部捉頭從此吳通上國越橫江淮而春秋以終矣餘論見本節

成公之世又楚衰晉盛之交也莊王旣沒楚共才不及晉景子重智亦不若欒書故陽橋之役諸侯竊盟伯牛之師鄭方獻捷未幾而許田之爭不決皇成之執成仇鄭偃請成蟲牢輸服以至鍾儀被獲申驪亦禽雖復重賂以求會鄧作好而銅鞮之辱伯蠲之殺楚卒不能救也幸而軍府見歸糴茂報聘西門交贄華元合成無如金秦食言汝陰空賂相遺一矢讖在鄆陵而沙隨柯陵相繼討鄭楚縱觀兵首止鄭徒入質髮頑而辰陵邲戰之風斬焉然而楚雖漸老晉亦倖強戰鞏固郤氏之憤兵鄆陵亦州蒲之益疾長魚作難匠麗興戎而君臣

同歸于盡惟命不常吾不能不服范文卓識矣苟非十四歲見晉其能使城濮踐土之勳復有成霸安疆之一日也哉 晉與齊秦皆敵國然齊晉交兵者少秦晉交兵者多一則僻處東海一則近逼西河也故商人賂扈而後二十餘年而一見于鞏之師蕭同爲質先侮人而後爲人侮輔氏力禽以來十餘年而又見麻隧之戰呂相多誣先欺人而後爲人欺藉令帷房無笑客之聲涉河成會所之信三國同心攘楚易易何待虛打之會台谷之援而後爲悼公之新政乎 前爭陳宋此番復爭一許冷敦取而汜祭亡子國執而蟲牢服瑣澤盟而申封入葉縣遷而武城盟究竟非爲爭許仍爭鄭耳後此復遷白羽吳入郢而許亦滅唯晉楚皆不能爭也許之所係亦重矣 子重

奔命伏柏舉之機華元合成作弭兵之引成霸安疆又直爲三駕提頭此卷全是一部大書轉關處不可不知

襄公之世悼平復霸之秋也然十六年以前晉悼之服鄭也息民三駕而有餘十七年以後晉平之服齊也諸侯七合而不足蓋虎牢城而諸侯成勝算在我鄭成而楚莫爭故蕭魚之赦徧告諸侯假寵且通于周室溴梁會而大夫張乾綱下移齊貳而楚益肆故弭兵之盟讓楚先歆失霸遂訖乎春秋此三十餘年間亦時事得失之林矣 天下得失之數都由自取如楚共之不能爭鄭以其奔命于吳而其釁皆原于鄧廖之簡組甲趙武之不免讓楚以其不能于齊而其端實始于范宣之假羽毛比類而觀前車斯在 襄十四年遷延之役爲

秦晉交兵之終襄二十八年弭兵之盟爲南北分霸之始又一部大關目處 文公悼公才智警捷無可低昂然一則作三軍以初霸又作三行以僭王一則帥新軍從下軍旋舍新軍復舊制此處較有學問前人謂五霸中秦穆楚莊頗有邁氣余于周子亦云

昭公之世又齊晉吳楚迭爲強弱之秋也晉平末年無所事事逆姜于齊送女于楚石言不戒虜虜是務爰及昭夷平邱發憤然而示威示眾聽鄭僑爭承而弗敢難也幸頃公嗣世王室亂生黃父恤緯子朝克逐藉談致成伯音城周依晉之休猶有存者楚靈乘晉媿安放焉坐大會號則讀舊書會申則用齊桓滅陳滅蔡求鼎求出投龜詐天惡遠斯棄負鉞狗軍來粲然之笑當璧尾大致乾谿之辱恃侈而復

亡也忽諸熊居初政復封陳蔡簡兵息民綽有可觀而邇讒棄忠天倫之際實多慚德遷陰城郊不在諸侯長岸雞父屢敗奚惜楚昭既立卽誅無極而大封定徙吳釁速挑從此多事齊自西略久荒大風莫振羽毛始貳重邱旋成而納燕亦心乎復霸伐徐尤志存代興濡上暨平蒲隧率服宜令衣裳九合祖武克繩而燕姬旣歸甲父復入鄆陵雖主邾杞之盟會城不讖高張之後于周旣昧勤王于魯又爲德不卒纘高敗稷陳桓肇興論德論禮有一晏子而不能用其稅駕固不待折齒旣背而後知也吳通上國楚困巫臣前者壽夢敗組甲之師諸樊克舉舟之隘今夷味頻年勝楚長岸之戰以長鬣復餘皇雞父之捷以罪人犯三國泊乎堀室甲興闔廬自有伍胥見用誤設

多方而楚病亟于奔命矣然而用師於越實始星紀得歲受凶史墨先見禍福倚伏又烏能遽同于先王乎綜而論之魯昭十一年以前楚靈強而晉平弱十一年以後晉昭弱而齊景強二十二年以訖三十三年晉頃憂在王室齊楚所不能也吳專罷楚亦足助晉惜其得之于楚而失之于越耳 弭兵盟後楚爲章華之臺晉築虎祁之宮而楚亡于侈晉亦替于媮外寧內憂晏安酖毒真千秋金鑑也 管晏皆當世才桓之勑霸不亟于頹之誅景之代興不赴于朝之難俯仰上下至今爲兩公惜之 子產爲春秋後半部第一流人物自魯襄八年料侵蔡獲燹以來至十九年而爲卿三十年而子皮授之政昭二十年而卒凡四十四年歷事僖定二朝于晉則當悼平昭頃于

楚則當共康邾靈治內禦外皆以禮爲主而輔之以權立政如邱賦刑書持正如榮龍禳火定亂如子孔子督當機如爭承毀垣用兵如數俘登陴剛果如鄧環駟乞詞令如徵朝獻捷博洽如臺駘黃熊風雅如濕桑羔裘應變如立廟毀廟理學如不毀鄉校知人如擇能而使種種出人意表所謂救時之相也左氏臨了以寬猛一論結之蓋不獨治民其於事大之法亦不外此可爲知子產之深者矣

定公之世晉霸之局終矣會王人及十七國之師于召陵以侵楚討其留蔡昭則德在小侯誅其納子朝則功在王室以此申大義于天壤宜不在桓文下乃荀寅以求貨弗得而辭蔡侯坐使柏舉之捷轉爲吳有此大錯也且羽旄旆而鄧畔手挽接而衛畔高張後而齊畔仲

幾執樂祁止而宋亦畔於是外不能主諸侯內亦無以正其大夫楊
楯爭而趙范忤邯鄲討而趙荀鬪晉陽畔而朝歌效尤韓魏請而三
家勢張矣獨是齊景當有爲之時藉有爲之勢其盟鹹也可以得鄭
盟沙也可以得衛盟洮也可以得宋因之以歸田者睦魯以會牽者
助晉移禚杏之遺養國士廣軒蓋之賞鼓三軍偕閭沒而戍周帥籍
秦而送王雖失子朝于東隅猶可收僭翩於桑榆而一匡之烈不難
再見無何際代興之會昧復霸之經脾上梁閒且以救范中行氏而
襲晉也鄰國有聖人亦且奈之何哉伐楚始終于召陵而齊桓因侵
蔡而次陘吳光又因質蔡而入郢亦天然關目魯十二公五霸皆
聚前六公後此無復可觀雖成十年以前鞏戰則景勝齊十年以後

鄢陵則厲勝楚然一以憤一以倖都無大義足以服人襄公之世晉
悼有三駕之盛而所爭一鄭晉平有七合之勤而所爭一齊昭公之
世楚靈有會申之專而示侈不終晉昭有平邱之合而示威罔濟自
此以後成周之城魏舒以南面奸義柏舉之師夫差以爭宮喪績揆
諸德禮信義之風遠不逮焉世多稱五霸不足六亦未易屈指在
哀公之世中夏衰而吳越爭霸十三年以前吳驟強至會黃池而極十
三年以後越驟強至盟平陽而終吳之強也伐陳而修舊怨會鄆而
徵百牢城邗溝而江淮通倣魯師而艾陵捷周室之爭晉讓先畝居
然兩伯竟同宋盟然而肉食有墨盛極必衰國狗之瘕貽笑宗國矣
越之強也橋李傷闔廬于前黃池襲夫差于後句卒既擾前軍斯涉

侵楚以誤吳聘魯以圖霸邾益有執父之訖衛輒亦將伯之呼駘上之封動他日之念適郢之得藉三桓之去皆於烏喙有厚望焉而其時晉有朝歌之畔齊反為輸粟之助齊有舒州之逆晉不聞沐浴之請般師之執晉為齊弱犁邱之戰齊為晉禽廩邱乞師晉以魯勝齊畱舒杖戈齊又以鄭勝晉互相軒輊迄於春秋而田齊之勢張三晉之局成矣秦自無衣好義申胥同仇從此燕坐西陲安受中國之燼楚則免胄除亂武城卜吉從此滅陳盟越終稱合縱之雄而鄭以滅許自豪宋亦以亡曹自負中夏無主干戈日尋雖欲不為戰國不可得也春秋之始匪風心怛于無王春秋之終下泉寤嘆于無伯掩卷低回亦何以易斯言也哉

春秋三變說

春秋之局凡三變隱桓以下政在諸侯僖文以下政在大夫定哀以下政在陪臣當其初會盟征伐皆國君主之隱十年翟帥師會四國伐宋也則貶而去族桓十一年柔會宋公陳侯蔡叔盟折也亦貶而去族權猶不遽下移也僖十九年大夫為翟泉之盟以伐鄭則諱不書文公二年垂隴盟書士穀十五年以上軍下軍入蔡書卻缺而大夫始專矣浸淫至成元年鞏之戰魯以四卿帥師而三家之勢張襄十六年溴梁之會晉直以大夫主盟而無君之勢成于是物極必反上行下效諸侯專天子大夫專諸侯家臣專大夫宋樂祁有陳寅鄭罕達有許瑕齊陳恒有陳豹衛孔悝有渾良夫晉趙鞅有董安于魯

仲孫有公歛處父而莫狡且強于季孫之陽虎以公伐鄭而實意在惡季孟于鄰國盟公周社而實意在詛三桓于國人夫子于定八年特書盜竊寶玉大弓所以治陪臣也春秋上治諸侯中治大夫下治陪臣至目之曰盜充其類以盡其義諸侯大夫一言以蔽之耳魯論通天下之勢該二百四十二年運會所趨而言左氏直疏通證明此旨愚爲約略其說以見丘明好惡同聖之語果不誣云

列國盛衰說

列國盛衰如循環大抵不外理數二字春秋初年鄭最強東遷之始鄭爲有功且新封也繻葛之役逆天甚矣故終制于大國晉鄭焉依鄭居中而受制晉北鄙而主盟霸必有其然歟齊桓獨霸四

十餘年內政軍令有治法無治人美先盡也故沒不復振晉又十九年艱苦備嘗子帶之難功在王室霸僅五年而終莫不剛勞故子孫繼體不絕至盛極而衰則三晉非能分晉曲沃教之耳宋襄雅意代興實不識時務與戰國之偃後先一轍爲天下笑一姓不再興亦茲父累仁義豈仁義累茲父哉楚僭王最昏濇麋蒙虎首犯不遑熊旅雖賢昧茲大義子西改紀仍而不革入戰國而竟爲秦愚雖三戶有靈卒亡于暴秦封最微不齒中夏周遺豐鎬興王有基任好于晉有恩不食其報西戎雖霸運會未昌夫子刪書以秦誓終不已知繼周有屬乎滕薛邾杞無關輕重幸遠南服不遽爲江黃道柏之續而薛杞稱霸滕且名子邾與小邾反去附庸而儕五等此王朝之黜陟抑霸

國之恩威也陳蔡比肩事楚而一再見滅皆陳先蔡後以娶滿最早而命仲獨遲然陳滅于楚田建于齊則虞氏之澤長矣衛與魯享國特久楚邱帝邱頡頏曲阜積厚流光雖弱何病惜一惡于君臣一爭于父子而適鉏遜邾皆卒于越兄弟之政乃至于此良可浩嘆許居鄭臥側首垂涎于許田曹爲宋几肉實禍萌于鹿上故許卒爲鄆禽曹終爲宋有積威之漸使人寒心吳始于讓而卒于爭近媿諸父之義遠墜泰伯之教加以立庭不誠好冠坐大黃池甫先於越已入其強易弱飄風暴雨固未有終日者越至僻陋與波臣伍而允常從吳敗楚句踐又乘楚誤吳橫行江淮東侯畢賀五霸之局竟以越終禹之餘烈也顧適郢之得忽轉爲平陽之盟語猶用事知其無當于桓

文莊穆之風矣嗚呼列國盛衰雖曰天意豈非人事哉

魯十二公說

魯十二公隱有讓國之賢而優柔之禍中于菟裘桓有弑兄之惡而瀆倫之慘償于拉幹莊慚衛寶喜有禦亂之武功僂辱魚門幸有作宮之文德見于詩歌于斯爲盛閔以髫年被弑然落姑之盟蚤知攸好文以多疾廢禮然術椒之聘特有榮施宣初稅畝因賄楚而開厚歛之端成作邱甲因畏齊而啓窮兵之釁襄公五年作三軍爲三家分室之謀昭公初立舍中軍爲季氏獨強之計然而杞圖葱靈亦接踵至矣壞隕旣入定不爲昭討乾侯之辱故康樂入而夾谷之相不終毗瑕旣成哀不從定悟墮成之難故有山施而適郢之得罔效大

親言石傳心言 卷之首
都魯本弱國二百四十二年閒前則見弱于伯國後則見弱于三家
而天王屢有錫命之榮小邦數有來朝之美則元公之澤猶長秉禮
之風未墜夫子定筆削寓褒貶獨于魯史三致意有以夫有以夫

周十四王說

周十四王都無甚昏虐第忠厚之遺過失之弱耳然平王賙惠及仲
首昧匹嫡之訓桓王助沃逐翼全懼裂冠之戒乾綱不正宜繻葛之
肆逆而無忌也莊錫魯桓之命而法漏于吞舟僖列晉武爲侯而賞
僭于竊國積而至于子頹惠猶不鑑反令鄭逃首止之盟而叔帶之
釁不旋踵矣襄王守匹夫之孝自致鄙汜之辱顧始則告難齊桓王
人會洮而位以定終則策命晉文河陽下狩而名亦尊知人則哲庶

幾近之自頃及匡王室無事若乃定卻楚莊問鼎王孫猶布周之盛
德簡命單劉會伐晉厲猶假周室之威無如靈王生而有髡虛有其
表景王多言舉典徒託空言以至心疾不瘳已犧釀禍悼猛不終敬
仍桎杻狄泉姑薺奔走不暇賴晉始城成周繼戍胥靡迄于春秋猶
然共主要之未有伯以前鄭最跋扈而諸侯相制權不遽移既有伯
以後齊晉僅以虛名奉之而公然攫取大權以去天子拱手而已然
襄有請隧之拒定有獻捷之詰景有闔田之責敬有成周之命濫嚴
並用辭意俱美至今令人想見先王命誥之遺而天威咫尺猶凜下
堂之拜婪婦恤緯猶深瓶罄之恥叱嗟不作甲粟母徵名義所存冠
冕斯繫此春秋與戰國之所以分也已

廟告朔也○林註孔子因魯史作春秋故以魯紀年而書王正月見周之正朔猶行於天下也

春王正月

惠公初娶宋國之女孟子為元妃元妃適夫人也子宋姓喪也先夫死不得從夫諡聲諡也蓋孟子之姊

惠公元妃子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

其國之娣姪皆媵元妃死則次妃攝治內事不得稱夫人故祇謂之繼室仲子始生而手理自然成文

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

其文象為魯夫人字婦人謂嫁曰歸武公以仲子手文為天命因歸于魯傳凡言我皆指魯也

曰為魯夫人故仲子歸於我生桓公而惠

桓生之隱公繼室之子且年長亦當嗣位以禎祥之故追成周以建子為歲年號交志為桓尚少是以攝行君位而帥國人以奉桓焉首傳解經而加

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元年春王周正

此篇為不書即位傳所請先經以始事也要表隱公讓國之賢須先見桓之不當立今平平敘置絕不着一低昂於隱公所生詳寫各分於桓公所生詳寫符瑞而兩君之是非了然言外史公封禪等書純是此段筆意

而惠公薨句便見未嘗立隱為太子亦未嘗立桓為太子也着墨無多筆致虛活詞簡而意微

周字所以假攝君位不修即位之禮故史亦別夏殷也不書於策傳所以見異於常也

月不書即位攝也

左翼云據周禮諸侯不再娶元妃死繼室為最貴則隱非適而適矣桓母仲子亦妾媵耳何云子以母貴安得謂公不當立攝也而非君桓公弒兄子孫託祥瑞以飾其罪不知隱長而賢義所當立能成父志而有讓桓之意而桓弒之罪更不容道矣仲子既為魯夫人春秋何以仍稱仲子不稱夫人一手掌耳而有為魯夫人四字在其中豈非荒誕無稽之甚乎諸侯女為王后為諸侯元妃者不知其幾豈必盡有手文孟子無手文而為魯元妃仲子有手文而不得為魯元妃則為夫人不為夫人在掌文之有不有也

按隱母非嫡桓母亦非嫡何以見桓當立而隱稱攝也惠公立仲子為夫人立桓為太子與隱欲成父志三事經無明文亦無徵義左氏何據而云然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也謂隱攝位誠大謬矣史不書即位直作闕文焉可謂不修即位之禮遂不書曾不知正名定分非禮不行無論或攝或即豈笑然南面號君哉為其少故也吾

又云隱公之攝非己不當立而攝乃欲成父志以國讓桓而攝也左繡云欲表隱公讓國之賢須先見桓之不當立段等語不知左氏大旨總見桓幼而隱攝以明隱之非正嫡故於元年不書即位大書曰攝其先經起義於隱母則曰繼室於桓母則曰為魯夫人惠公薨雖不明言立桓為太子是以隱公立而奉之則竟以桓為當立矣又况天王歸期不言期諸侯之妾而言豫凶事於聲子之卒則又著其所以不言薨不言葬及稱君氏之故隱夫人子氏薨而以為桓母改葬惠公則云太子少意肯尤昭然可見蓋既名之為攝所見無往非攝其厚自謙抑為攝也即與鄰國和好亦為攝先公改葬不臨大臣小斂不與為攝

將授之矣授之義分
明以我之物予他人也
非適位而徇若云攝必
如周公攝行相事以事
成王隱業已向明出治
伊惟立而誰奉哉聖人
因魯史修春秋以正當
時之失不始於惠與桓
而特始於隱者所以正
隱之為君也其旨實深
切矣

也即動大衆與大役國不用命亦為攝國不可曠年無君昭公為意如所逐猶
書公在乾侯安有赫赫南面臨御十一年而謂之非君乎春秋為述隱詩亡而
作繫周不繫魯宜在東遷之始乃託始於平王之四十九年不於惠而於隱者
所以冠隱於魯十一公之上以正隱之為君也春秋大義莫大於定君臣之分
僖不可以躋閔桓豈可以廢隱隱正其為君而君臣之分
定矣而天下之大義明矣此春秋託始於隱之權衡也

魯魯附庸小國也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於大國繼好息
民故書字以貴之名例在莊五年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

元年

二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邾魯附庸小國也附庸之君未王命例稱名能自通於大國繼好息民故書字以貴之名例在莊五年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

邾

魯鄒縣也今屬山東兗州府

蔑

蔑姑蔑魯地姑蔑故城今屬山東兗州府泗水縣東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音甫凡人皆倣此

盟于蔑

莫結切

邾子克

王未賜命以為諸侯未有爵可書書字以貴之其後儀父服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故莊十六年經書邾子克卒

也宋王命故不書爵曰儀父貴之也公攝

反盟蔑無一聞字

鄭

國名伯爵姬姓始封之君桓公名友周厲王之子都畿內咸林之地今陝西西安府是也後武公得號鄭之地乃徙其封於新鄭新鄭縣今屬河南開封府○鄭亦鄭邑即今開封府鄭陵縣

位而欲求好于邾故為蔑之盟

左翼云凡盟內為主稱及外為主稱會在魯地雖外為主亦稱及彼來而及之也然則此及也焉知非邾子克意乎而左氏以為公攝位而求好邾公之攝公之讓也欲讓國于桓而乃求好于外以自固乎不求好大國而求好附庸亦公所不為也故諸儒但惡首開私盟之端而不以求好為公罪也

元年

鄭伯克段于鄆

音偃

傳凡言初者因此年之申國姜姓武姜者事而推其所由始也 姓姜而諡曰武也

段後出奔共故因以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其叔

為 杜注謂寤寐而莊公已生是生之易也何驚之有 氏上紙切並無號 林據史記謂生之難姜困而後寤從林說為是 去声後不重音

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

鳥路反

申

今河南南陽府南陽縣北有故申城

此篇以姜氏起先經以始事也以姜氏結後經以終義也中幅正敘依經以辨理也一篇而三例備焉

立為 亟數也武姜數請

之愛其音恭叔段欲立之亟音器請于武公公弗

許及莊公即位為去聲之請制公曰制嚴邑

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

也號叔死焉他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

制 今河南成舉縣也 一名虎牢今汜水

京 今開封府榮陽縣 東南二十里有京

故城 謂之京城太叔隆重之 至與名曰寤生相映乃

也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七南反國之一中五

武姜溺愛口吻從此提 顯下三段都從姜氏而 來章法一綫

東虢 故城在今河 南開封府汜

水縣東十里武王 封號叔於此其地 後并於鄭

不如早為之所祭仲亦 可謂善為謀矣莊公若 依其言易地而訓戒之 母子兄弟又何自而傷

殘哉 凡作三層跌落與前三 請章法相配語意由緩 而急又預為下文蓄勢 矣

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音避害對曰姜氏何

厭音平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音萬蔓難

圖也蔓草猶不可除况君之寵弟乎公曰

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

諸其國之一不過六十雉也小邑九 分其國之一不過三十三雉也 過於百雉 之法制也 段據有大邑

其國之一不過六十雉也小邑九 分其國之一不過三十三雉也 過於百雉 之法制也 段據有大邑

之 言武姜欲 大封叔段 我焉能逆母命 而逃其禍害 言武姜愛叔段 難以鄭國與之 害 對曰姜氏何 無使如草之 滋蔓則難 為圖謀也 不如及早圖謀 使得其所宜也 滋蔓則難 為圖謀也 草之滋蔓 尚難芟除 何况叔段乃莊公寵愛之弟若 使威勢稍大豈可得而圖謀乎 禮切 若段據有大邑而 斃毗祭切 子指祭仲姑且待之 左翼 既卒事也 鄭邊 多行不義之事 踣也 云要他滋蔓便好下手 邑也或兩屬也

王或菴曰三段共四問
四答前一段兩問兩答
是一人後二段兩時問
答亦是一人此畫象疎
密法

按玩自斃自及二語分
明莊公有意養好克之
如籠鳥釜魚耳

韓友一日大叔之意便
欲為曲沃莊伯徒見貪
耳貪乃益愚

廩延今開封府延
津縣古酸棗

城在縣北一說衛
輝府汲縣有延津
城蓋壤地相接也
前後兩可矣相映帶四
將字亦相映帶奇絕

正敘叔段卻緊透夫人
一筆從篇末上顧上起
下事之機文之線也

始如處女後如脫兔絕
妙兵機筆意一路起緊
與之相肖是為傳神之
筆

共今河南衛輝府輝
縣治

左翼云奔共以下可直
接貫母矣卻將經文逐
字解釋以清正傳本位
文法線繞亦有虹飛天
半雲銷山腰之趣
解經只四筆而自成章
法首尾兩不言一倒一
順中間一故曰一稱亦
一倒一順前兩項先解
後點後兩項便先點後

大叔不請而專命西北
兩邊之邑兩屬於己

西鄙北鄙貳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

今西鄙北鄙兩屬於
叔段君將何以處此
若欲以國
臣請事大
叔為君

將若之何欲與大叔。臣請事之。若弗與則

請除而
無使百姓當生他心。○左翼云
觀叔于田之詩可謂生民心矣
無用
彼將自
及于禍

請除之。無生民心。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

前兩屬者今
皆以為己邑
鄭邑名言所
即公
言今可
侵愈多也
子呂
除之矣

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

若土地廣大。○眾俗誤作
必得民心。眾今考正
言為臣而不義於君
雖厚眾亦不附如。○厚上聲
為弟而不親於兄
墻屋之必崩壞也
無去聲

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女乙厚將崩。大叔

完其城郭
繕治甲
其備步
將掩取
武姜知其將襲鄭也
為內應外合而開啟

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夫人將啓

密探得叔段
言叔段罪惡已盈可以除矣所
襲鄭之期
謂必自斃于姑待之之意也
古者兵車一乘甲
士三人步卒七十

之。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

京人不附大叔而叛所
謂不義不暱厚將崩
叔既失眾乃
公又追
而伐之

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鄆。公伐諸

逃奔于
史官
之書

鄆。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書曰。鄭伯克段

日思強大意欲。○上弟字去聲
篡兄不盡弟道。○下弟字上聲
繕甲具乘
故直。○二而至切
勢如敵國
書克。後不重音

于鄆。段不弟。故不言弟。如一君。故曰克。稱

解古文今文無二法此其一班耳

城穎句易為下牛篇作

提筆遂字本緊接伐鄆

一氣寫下卻嫌文無滯

溜又鄭莊怨母深于怨

弟若一連敘去不見實

主故將書法隔斷先安

放太叔已畢然後抽出

重筆另寫地處置姜氏

一段公案以發洩起手

一惡三請無傲宿恨此

段落最分明最筋節處

不徒起伏之妙而已

城穎今開封府臨

穎縣西北十

五里有臨穎故城

語故告悔入箇字做得

何等簡括

按上半篇一惡字是禍

胎下半篇一悔字是福

基這兩箇字卻生出無

限妙文

聞所聞而來卻裝做不

知妙

穎水出此在

即禹避陽城也

按遂字之義有不待躊

直書鄭伯克 譏莊公失教 不教以義從而陷之 段實出奔而以克為文明 段不為之諱 弟之道也 志在必殺以快其心 鄭伯志在子殺難以奔言

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

程子曰：不書奔，怒叔段并怒武姜遂。義不繫于奔也。置于別邑以絕之。

也。遂寘姜氏于城穎。而誓之曰：不

杜諫臣：黃泉地中之泉，言生不復與，未幾天良發覺。○悔上，穎谷即穎之口。母相見死後方得見于地下，悔立誓之非。去皆可，城之谷時。

及黃泉無相見也。既而悔之。穎考叔為穎

穎考叔為穎谷，開公誓，執物而獻。公以飲食。考叔食公之所典封疆之官。母復悔於莊公。賜考叔。賜而獨舍肉不食。

谷封人聞之，有獻于公。公賜之食。食舍

食，公問何故。有母二字，聞之刺心一食。母之食偏皆。不忘豈待黃泉相見乎。小人之食耳。

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

未嘗得食。請留君賜。以遺母也。

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公曰：爾有

獨無母可遺。且告誓。言公何患誓。重而難改也。

母遺。繫烏兮反。又。我獨無。穎考叔曰：敢問何謂

語以寘。姜之悔。言公何患誓。重而難改也。

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對曰：君何患焉。

若掘地使。及黃泉。隧地道也。由地。道而母子相見。即如誓所云矣。其誰。敢以此說為不然也。

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公

從考叔。公在外。賦賦詩也。大隧之中。所賦之詩。今無存。不可考。

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其樂也。融融。

融融和樂。相得之貌。

斤丁

隱公

以不斷為斷此脫換之妙凡用間情掉尾別出事外遠致其法都本于此

姜在內
故云出

姜出而賦大隧之外其樂也洩洩也洩洩以制遂為

左翼云一悔轉移關係

母子之情

左傳稱君子曰多是設為當時之言而斷以己意後做此

孝行純篤自愛其母之人也舍內遺之

不小而考叔格君為功

母子如初君子曰穎考叔純孝也愛其母

尤大寫到此真有筆歌

施猶移也言能移

大雅既

孝子之心

長以己之孝誠錫及其疇類皆能為孝也

末一贊尤深遠無盡又

施及莊公詩曰孝子不匱木錫爾類其

云克段正傳也置母餘

今考叔之孝足

當是詩之謂乎

補音

他託何切後不重音。雉丈凡切。號古伯切後不重音。焉於虔切凡何中字皆做此。厚皆上聲

公而知悔則天下無不

是之謂乎

後不重音。九弟字上声孝弟字去声後做此

可改之惡矣莊公而納

按莊公雖悔特畏當時之清議耳豈真能負罪引慝於慈母之前哉玩母子如初初字說得甚活還不知姜氏由此愛莊公否亦不知莊公由此敬姜氏否或

誨則天下無不可匡之

姜仍然惡莊亦未可料左丘以初字該之如此可想見矣若既為考叔所施及則當召段歸國以慰母心待考叔有加禮方謂之深自痛悔觀隱之十一年莊

叔變為疎若而考叔一案掩敘法也一字不應叔段高絕

此天子下交諸侯之始。禮天子之大夫例稱字今豫凶事非禮也故取而名之

期 公羊傳期者何喪事有期者蓋以車以乘馬束帛車馬曰期貨財曰賻

元年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斤丁二五身具賣

卷之一

隱公

七

曲江書屋

來者自外之文 仲子桓公之母婦人 賵助喪歸者不反之辭 無諡故以字配姓 之物

公伐許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餽其口于四方其為此言是欲欺天下也非畏清議而何東萊駁議謂莊公雄猜陰狠視同氣如寇讐而必致之死故匿其機而使之狎縱其欲而使之放養其惡而使之成甲兵之繕卒乘之具莊公之釣餌也百雉之城兩鄙之邑莊公之陷阱也封京之後伐鄆之前其處心積慮何嘗須臾忘叔段哉莊公之心天下之至險也胡傳亦云姜氏當武公存之日常欲立段矣及武既歿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才主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愚謂不孝不慈不友不弟萃于一門國未有不亡家未有不喪者也幸賴考叔轉移天道其撥亂反正之功不幾大哉何以考叔被射之日莊公不直誅子都而徒使卒出緝行出雞犬以誚射頰考叔者如莊公者尚得謂之有人心哉

衣被曰襚

前斷後解御兩項謂說

中引禮凡十二句御兩

邊合說惠公則於禮大

遲對仲子則於禮大早

此即後人括一說而反

復兩用之法也

仲子惠公之妾桓公之

母左氏公羊皆然獨穀

梁以為惠公之母孝公

之妾不知何所據而云

然

附錄二年十二月乙卯

夫人子氏薨左氏以為

桓母仲子公至以為隱

母聲子穀梁以為隱妻

夫人胡傳亦謂隱妻杜

預以為桓母議論紛紛

真知所從

又三年四月辛卯尹氏

卒左氏以為君氏卒聲

子也公羊以尹氏為天

子之大夫穀梁胡傳其

說亦同

周平 大宰之官 名咺者

惠公已葬仲子未葬因 明惠公而并賜仲子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

惠公葬在春 秋前故曰緩

仲子葬在 隱二年

一舉兩失故書名示貶 中國廣大不七月 王朝之公卿例稱官 不足以盡遠人之

贈。芳鳳。緩。且子氏未薨故名。天子七月而葬

情 車同軌言四海之 內諸侯莫不盡至

五月殺 同方獄之盟其地漸近五月可 古者行 于天子 至不言畢至不至無所拘也 役不踰

同軌畢至諸侯五月同盟至大夫三月同

時故三月 而位至

過月而葬 外親皆至

尸未葬之通稱贈贈死 赴弔生者不及 者不及其尸在殯之時 其哀方盛之際

位至士踰月外嫺至贈死不及尸弔生不

今仲子在而來 三者皆非禮也 明故曰豫凶事 所以名咺之故

及哀豫凶事非禮也

補音

軌居賄切後不重音 士組里切後不重音

左翼天王歸期左氏以為兩事諸儒非之謂仲子未卒天王豈昔歸之明此必 仲子死而歸之耳仲子而係之惠公以見仲子為惠公之妾非夫人也以天王 之尊下明諸侯之妾亂倫已極恒為冢宰不能救正而承命以行失大臣之道 故貶而書名左氏不考諸侯不再娶之禮不責其賄魯妾賸獨以豫凶事為說 固為失之諸儒謂不當賄妾則但稱仲子已足何必更加惠公以致辭費不知 不稱夫人而但言仲子則焉知為何人故必係之以惠公而義始明特此明之 來或因是年冬十月改葬惠公而兼為之期恐是兩事亦未可定引古 禮見葬有常期不可緩亦不可豫勿因語有詳畧遂偏重惠公一邊也

平王五 二年

宋穆公卒姪與 夷立是為殤公

平王五 三年

姚平山謂一部春秋最惡交質子此傳乃二百 四十二年交質子發例非單論此一事是也

周鄭交質

有傳 無經

隱公

八

由江書屋

三月庚戌天崩 子林立是為桓王

新言左傳

卷之一

八

由江書屋

克段篇是原敘法此篇是正敘法固以君子作斷前篇案多而斷少此篇案簡而斷詳各成一局此又其大凡矣

鄭武公莊公爲平王卿士王貳于虢鄭伯怨王與虢公政
言無有平王恐莊公不信故交質其子以堅無之之言
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王子狐爲

按貳于虢無小無之則威權不立以致上替下凌毫無體統鄭伯不臣王實啟之也左氏謂明恕不行蓋不責鄭伯專責周王失乾綱也有議左氏不知有君臣上下之分非矣

質于鄭鄭公子忽爲質于周王崩周人將政于虢公
周四月今二月也有謂四月祭是即祭仲溫周邑莊公麥熟左氏有用夏正犯事非恐周人負約乘麥未熟而取之成周頑民所遷處
界必至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溫之
帥師芟周之秋今之夏也
麥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鄭交惡君子曰

成周

今洛陽縣屬河南府

君子開口一句斷繁以下只用反筆透寫此對面冷刺法中數語是即小見大法
虛筆作實實筆作排引証作掉一意翻作三層說無一字粘斂質上只用蜻蜓點水法一點一點直空靈排宕之文

左氏引詩大都先點而後註此獨先註而後點又直寫本文居多此獨撮舉大意蓋點化之妙此爲第一矣

信不由中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

禮雖無有質誰能聞之苟有明信澗谿

沼泄之毛蘋蘩蕒藟之菜筐筥

釜之器潢汙行潦之水可薦于鬼神

可羞于王公而况君子結一國之信行之

左翼云行葦酌加恩
兄弟與周鄭之失正相
反映非泛設也叠用排
句而風韻更覺飄逸耐
人幽賞

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繁采蘋雅有行葦

共祭 此四詩所以昭明有忠信
之行雖薄物亦可貴也

西虢 杜註宏農陝
縣東南有虢
城今河南府陝州
即陝縣也

河音迥 酌昭忠信也

按信字是謀篇主腦為質字勁敵而以明字作陣法以禮字作卒伍恕字忠字
作埋伏此謀篇之局勢也其議論以主為主者王先失信于鄭也信不明則禮
亂矣恕與忠者不知所從也故質得以肆行而充焉春秋之始王室漸微天
子無復有權衡矣何况失信哉而鄭莊之庸動挾愛尤非他國比也王于此時
鄭有罪則明禮以黜之無罪則恕而已矣若明禮以黜之其何敢怨何敢質乎
乃舍含糊糊心欲貳口說無禮與恕俱不行矣以質為信不亦懦乎左氏只據
事直書篇中屢用信字駁質字說信必說明又曰明恕要禮而以忠信作結究
只論信之得失并不表君臣之是非卻又借君子兩番泛論而罪之輕重自見
東萊駁議議左氏以交質交惡并稱周鄭無尊卑之辨不責鄭之叛周而責周
之欺鄭為左氏之罪其說詭矣向孫月峯亦然其說愚謂不然左氏依經立傳
此事經絕不書已有不敢非君之意在故諱而不書左氏何敢妄出臆見軒
軒于其間哉不過將信字對質字作一篇直言歸趣而已何誣之過刻哉

宋子姓公爵武王封
微子啓於此其國
都在今河南歸德
府商邱縣南

三年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穆公名和宣公
之弟至是有疾
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周之制也春秋所稱曲存魯史之義
內稱公而書薨所以自尊其君則不得不畧外諸侯書卒以自異也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

公焉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

敢忘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歿先君

此文是兩截複說格前
是屬殤公之立後是論
奉馮之非只就先君立
寡人寡人不敢忘上發
出不可不舍馮而立與
夷之意前說虛後說實
後段只申說前段意而
語句更緊若複而無味
何取乎複也

通篇拈讓字作主以賢
德功三字作襯托妙在
前說暗講讓後說明講

何取乎複也 傳位之德 猶云仗託 你們輔佐 言得以使 沒同

隱公 十

讓意複而辭不復分明

我死于地與宣公相見宣公

若問我何以區處其子

子指 奉與夷為君以

何辭句頓住不敢忘亦

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

亦無致愧悔

馮穆公之子立馮為君

一句束上起下簡括有

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對曰羣臣願奉

言不可

先君以我

使主社稷

不可二字又接得斬截

馮也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為賢使主社

若我棄遜讓之

是廢先君舉

豈足

前何辭句以虛筆作折

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豈曰能

今我讓國與與夷是乃

可不以此

謂孔父當成我意無

此豈曰句以反筆作折

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

一毫不苟

不曰報先君而曰光昭

先君之令德妙甚無廢

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于鄆八月

先君之功又凄婉又勁

直回煞得孔父無處進

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

可謂有知

使其子享

宣公遜位之命

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命以義夫

商頌立

言殷湯武丁

故能任荷天

今宣公以義制命而

商頌曰殷受命咸宜日祿是荷其是之

合是詩兄弟

謂乎

引商詩以見商之子孫

猶能克繩祖武贊宣穆

兄弟可謂極矣左繡謂

十一

由江書屋

家得失互見最識此意若添入旁意一筆事備而文雜矣前篇周鄭交質不責鄭叛亦是有局

按曰口頌美先君凡六見立姪不立子矢志不回亦天性使然耳穆不料馮之弑殤猶宜之不料穆之復讓殤也無以異是皆以義自命而已宣穆二公亦夷齊之盛德也若後來趙宋先帝已誤陛下豈容再誤之舉相視天壤矣春秋之世承繼相讓者宋之外僅有吳耳其凶終者非即目前之隙皆後人之罪也公羊謂殤公之弑禍始于宣公是以美德為蓄惡詭哉甚矣孫執升責其非春秋忠厚之旨誠然由公羊之說推之然則弑父弑兄之國屢見于經者亦讓之過歟且殤公即位十有一年華督殺孔父公怒督懼遂弑殤公非欲立公子馮因弑殤也于時有馮亦弑無馮亦弑督之罪而非馮之罪也豈非孽讓者哉傳以知人荷祿作斷斷得極工極妙

衛姬姓侯爵始封之君文王之子康叔

其都在今河南衛輝府淇縣東北有朝歌故城此傳先經以始事也

此篇特詳石碯諫寵一番議論為州吁弑君張本起手從莊姜傲人為六義伏筆也石碯因其

父子之間趣便并論其夫婦嫡妾之際本是暗諷左氏卻先替他叙明來歷此最是史家伏案精細處使後之讀者不知為是因文而綴其事文但見其照應入妙而已矣不曰齊侯之女而曰東宮之妹見與嬖人不同雖從姜氏提起却不重寫他賢而失位只輕輕將碩人一語便足其意總以無子己子跌出嬖人之子作原提所以歸併諫寵州吁作一箇頭緒也與克段篇起手相似

三年

石碯諫寵

石碯衛大夫

太子不敢居上得臣太妹女齊姜姓莊

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

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又娶于陳

厲諡也

曰厲嬀生孝伯早死其姊戴嬀生桓公

太子之位未定莊姜以為己子便見桓之當立

莊姜以為己子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

母嬖故

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石碯

子有寵

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

按石借語作兩層看前一層正論寵州吁必有禍後一層推論邪義之辨暗帶變人之子前用夫字作反掉開宕之筆不惟文勢靈活使下層且夫一轉更精緊出色若徑從階禍接賤妨貴便直左纏以夫字為渡非

將立四句一宕一跌是立諫正面而階之為禍一句尤是所以進諫要義前後妙文皆為此句發揮

細思階之為禍說得刺入骨髓講到此便要懸一着故用夫字虛宕折

上層明從莊公起做到州吁作斷下層渾金鑿人之子起敘到莊公作斷此為斷案結敘法

又前豎說後橫說前明敘後渾敘前淺而後深論事則前為後伏論文則後為前應章法完密亦復敘之法也

忽敘其子一筆初看似為贅說蓋欲為明年殺子張本于此篇帶敘一筆則下篇大義滅親斷結有由來矣

凌人奢則後靡借上淫則此皆邪所四者乃自奢淫汰音逸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

奢淫汰音逸則便早立之矣乃若不肯立他此句內便有許多躊躇之為禍明是要公

言欲立為太子將字猶虛活定二字便斬斷

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

早若夫得人寵愛既驕而悔過能欲抑而不除而謙恭不驕者能自欲抑者怨恨于人者

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不憾憾而

或有恨而能自如此之人以庶孽之賤而以卑少而

能矜者鮮矣且夫賤妨貴少陵長

以疎遠而離間親近以新進而加兵大國破壞義理事申上納邪也

遠聞親新聞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

君以制命為義臣能行君之義

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

此六者皆順理之去順申上寵祿過也

六順也去上同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

為君者當務去禍令君人者與上夫寵俱是一折兩

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弗聽其

石借之石借禁使弗石厚不聽父言在位十五年矣石借告老致仕不知在何年

子厚與州吁游禁之不可桓公立乃老

子名厚與州吁游聽父言

此書成之始

此諸侯會伐之始而亦東諸侯分黨之始諸侯分黨而天下始多故也

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

源州吁預聞國政主兵而當國莊公之罪也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首惡之名

清

衛邑濟北東阿縣今屬山東泰安府

宿

小國東平無鹽縣也無鹽故城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東二十里

桓王元年

四年

宋殤公元年

戊申三月十七日也完桓公名州吁本公子而削其籍屬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以公子之道所以著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夏公及宋公

遇者造次之期古有過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為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只欲簡其禮耳非國君之道

遇于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盟宿在元年魯宋宿三國

春衛州吁弑桓公而立公與宋公為會將

會盟此參 尚未及相約 適衛以州吁弑桓 盟之始也 會盟之期 公之亂來告于魯 因衛亂而遂簡其禮以相 見若草次相遇于路之意

尋宿之盟未及期衛人來告亂公及宋公

夏春夏字去声其 餘皆上声後倣此

遇于清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

鄭人欲納公子馮亦猶衛 桓公即位至是十六 人為叔段伐鄭取廩延也 年州吁弑之而自立 謂二年鄭人 伐衛之怨

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脩先君之怨

諸侯立者諸侯既與之會 欲和民故求寵欲求寵故脩怨三事 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 一串歸到和民上而守以字可玩

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

言宋殤公若伐 鄭以除公子馮 言為主以 敝邑衛自謂言我以 尊奉之 舉國之賦調與陳蔡

日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

之兵相從 調去声

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

按陳蔡睦衛非自睦也 以宋主兵而因以睦衛 也玩於是方三字分明

斤丁二傳九賞

卷之一

隱公

十四

由江書屋

以傳敘州吁弑君插宋 味蔡衛伐鄭是錯經以 台異也而于州吁事實 依經以辨理

此篇前案後斷斷之妙 妙于並喻來寫案之妙 妙于賓主互用蓋此篇 自州吁為主經傳却以 宋主兵文於三國獨詳 告宋便令宋出一頭地 然後輕輕將陳蔡方睦 合到衛人伐鄭只依經 平點而主賓了然敘事 最有手法

緊接宋人許之來衛桓
乃陳之甥以時度事陳
豈不怨州吁而反睦之
乎求寵諸侯意亦專屬
陳也不敢直求而借宋
作線索了無疑義下篇
朝陳陳人執之可証

說陳蔡極容易以其方睦
也此係補筆却是省筆

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

志在求寵以為和民
地耳故不敢久役

魯隱公問魯
大夫眾仲

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眾仲

既會諸侯則位可
定故以成爲問

臣聞惟有德者可以
和民得民則得國

曰衛州吁其成乎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

未聞以兵亂之
道而能和民也

猶治絲之道理其緒而緩治之則
易若琴亂之益見其亂而難治也

聞以亂以亂猶治絲而琴之也夫州吁

阻恃其兵威
而安于殘忍

恃兵則民殘
民殘則衆叛

安忍則刑濫
刑濫則親離

阻兵而安忍阻兵無眾安忍無親眾叛親

按通用三箇夫字決其
必不能成却是兩正一

喻兩正意一言從前好
兵已是難成故云難以

濟矣一言今之用兵斷
不得成故云必不免矣

喻意特作醒剔之筆三
夫字字同而意不復故

不見呆鋪之迹另一章
法也

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反將自焚

難于有成矣

譬之如火

若不戢止之

將必自焚其身

戢君而虐民
如火弗戢也

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

不務脩德
以和民

而欲作亂求寵
和民以定其位

必不免
于禍矣

務令德而欲以亂成必不免矣

胡傳春秋之法誅首惡典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主兵何也前書州吁弑君
其罪已極至是阻兵脩怨勿論可也而鄰近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得已乎
陳恆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請討之然則鄰有弑逆聲罪致討雖
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
滅天理非人之所爲也故以宋公爲首諸國爲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
黨與之罪也此義行爲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濮 陳地水名

四年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音卜

州吁弑君而立未列于會故不稱君例在成十六年

果如衆仲之言不能和民

石厚以民不和州吁之位不定因問定位之道于其父石碏

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

觀見也言惟朝王乃可定

觀渠 何緣得以見王

陳桓公有寵眷于王有云此時陳桓公尚存左氏不應以

曰王觀爲可曰何以得觀曰陳桓公方有

諡稱爲誤林註以爲稱諡者蓋左氏行文追書之說亦是

言同伐 公而使之請于王

鄭爲睦 必可得 朝王也

寵于王陳衛方睦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

石厚依父之言 如往

從州吁往朝陳也

石碏密使人告于陳桓公

言我衛國土地狹小

厚從州吁如陳石碏使告於陳曰衛國孺

孫執升曰讀石碏語至今凜凜有生氣

小老夫耄矣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

九十曰耄老 天石碏自稱 報切 爲役

敢請陳因其來而就圖討之

遂執州吁石厚

而請衛人自臨討之蒞臨也

君敢即圖之陳人執之而請蒞于衛

右宰之官 醜齒 名醜者 九切

九月衛人使右宰醜蒞殺州吁于濮石碏

石碏家臣名 孺羊肩者

使其宰孺羊肩蒞殺石厚于陳君子曰

石碏純臣也惡

州吁而厚與焉大義

烏路 反

因厚與州吁而今並殺之

去聲

十六

由工書畫

左翼云從來嬖子配嫡皆由父母溺愛而生叔段州吁皆庶孽也一則母愛一則父寵母也無力父也有權况莊之才足以制段桓之力不能制吁情事更有不同者乎向使聽祭仲之諫早爲之所受石碏之諫弗納于邪伐京伐鄆于濮于陳何自而有哉水錫爾類主臣並榮大義滅親家國俱破左氏于此三致意爲人父母者可不慎哉

古語云知有君臣之大義因滅父子之親

滅親其是之謂乎

衛宣公 曲沃莊伯伐晉逐鄂侯王伐世 晉元年 沃立鄂侯之子光是為哀侯

桓王 五年

陳魚以示非禮也 書棠譏遠地也

春公矢魚于棠

如往 觀魚人 捕魚

春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凡物不

棠 今山東濟寧州魚 臺縣魚亭山是其 處也

此篇前提後束中分疏 兩段講事備用並提中

供大事之用大 事謂祀與戎也

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

蓋人君之道以祀戎為重以遊樂為輕言當為軌為 物以納斯民於其中也軌一定之法物當然之理

舉焉君將納民於軌物者也故講事以度

等量所以 謂之軌

軌量謂之軌取材以章物采謂之物不

若器用眾物 是謂亂政 亟數也為人君 國家之敗 恒由於此

軌不物謂之亂政亂政亟行所以敗也

之不 夏田曰苗謂取禽 秋田曰獮獮殺也以 冬田曰狩狩圍狩也冬 古 孕者 獸之為苗害者 殺為名除陰氣也 物畢成無所不擇也 者

故春蒐 夏苗 秋獮 冬狩皆于農隙

反 所求 息淺 去逆

間講事一段用正疏備 用一段用反疏以器用 即在講事中也未實結 前虛提而以君不舉非 君所及兩相呼應更妙 以解經作餘波與起手 觀魚句相應使文與事 俱自為起訖章法極其 完密而格局却極平易 古今作者無能出其範 幽君將納民句是通篇 主意前後三點君字鄭 重有筆法 兩段反正順逆詳畧變 化各極其妙與瞻之文 正須如此洒脫

俞寧世曰觀魚是公隱 情未嘗明戒有司故僖 伯只泛陳道理未嘗指

實簡直肅穆諱詰之遺
不軌是大綱無事盤遊
典禮已失而所取之魚
又不足以備器用是謂
不物大事兼祀與戎篇
中所引單說武事以與
矢魚類也

王或庵曰庸手患不能
開不能開則無餘地可
展布而生機息矣此文
妙處全在軌物句一宕
有此一宕別開境界然
後講事備用之義寬然
有餘迴翔上下無往不
可試去此段讀之故春
薰云云直接君不舉焉
未嘗不可而局勢便狹

波折全無有何情乎不
知其意在開展上文而
以軌物為一篇之綱者
其相去不知幾千里矣

藏兵于農故四時之田皆 四時雖已講武猶復三年而 入曰振旅謂治兵已
於農事間隙之時而後講 大習出曰治兵始治其事 畢整其徒旅而還也

以講事也三年而治 兵入而振旅歸而

歸則告于宗廟以數車徒 昭著君大夫士車服 以明君大夫 辨別上下之
器械及所獲禽獸以實 旌旗之各有文章 土庶之貴賤 等列坐作進

飲至以數 軍實昭文章明貴賤辨等列

是 退皆 順兵出少者前長者後兵 習講事之 因獵所取鳥獸之肉 有毛
入少者後長者前之義 威儀也 不登俎豆以供祭祀 曰皮

順少長習威儀也鳥獸之肉不登於俎皮

去毛曰革小齒曰齒頰上 此等微物皆不可 則君亦不必
大齒曰牙鳥翼長毛曰羽 登飾於法度之器 親往而射之

革齒牙骨角毛羽不登於器則公不射

此皆古之 山實材木薪樵之類 取此雜猥之物
法制也 水實莢英魚蟹之類 以資備器用

古之制也若夫山林川澤之實器用之資

有賤而阜隸 有貴而宮司 非諸侯所當親理也言 隱公不
為之供給 為之職守 陳魚小事公不宜親往 從其諫

阜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

辭以畧地畧地猶 言巡行邊境也 陳設張也公遂往棠地 大設捕魚之具而觀之

將畧地焉遂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

從書曰公矢魚于棠非禮也且言遠地也

補音 ○狩音獸 ○阜音草 ○隸音麗

成仲子宮安其主而祭之諸侯無二嫡蓋隱公欲 羽翟羽舞
成父志為別宮立之婦人無諡因姓以名其宮 者所執

五年 九月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

言宮所以將祭而用舞 凡舞有于羽此但言羽者 別廟也 焉萬舞也 婦人無武事故不言于羽

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眾

數執 天子八佾每佾八人 六佾每佾六人共 四佾每 佾四人 二佾每 佾二人 共八八六十四人 六六三十六人 佾四人 佾二人

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

與制之文既貴于詳尤 貴乎簡此文前列其數 中舉其義後括其等不 漏不支兼詳與畧之妙 者矣 自八以下極簡極變若 再說用六前後皆複故 用筆以明暗相錯為工

八音 金鐘石磬絲 琴瑟竹簫管 匏笙土塤革鼓木 祝歌

八風 東方谷風東 南清明風南 方凱風西南涼風 西方閭闔風西北 不周風北方廣莫

八風 東方谷風東 南清明風南 方凱風西南涼風 西方閭闔風西北 不周風北方廣莫

八風 東方谷風東 南清明風南 方凱風西南涼風 西方閭闔風西北 不周風北方廣莫

風東北融風

玩將字故字行文確有照應公之隱衷不便明言仲之正論不妨直陳故自八 以下惟公從之或六或四俱可行之至于八佾切不可行意旨了然若謂即在 自八以下便佳不惟立言者突然不成章左氏亦無此空虛太過筆法

邾主兵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 大小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

五年 邾人鄭人伐宋

釋四年再 見伐之恨

宋人取邾田邾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

道與導同去声 鄭莊尚為王卿故得用 周師非王出師伐宋也 入宋之郭 郭郭門也

宋敝邑為道鄭人以王師會之伐宋入其

四年宋陳蔡衛 遣使告 于魯 伐鄭圍其東門

郭以報東門之役宋人使來告命公聞

隱公

十九

由江

因取邾田而告鄭因伐 宋而告魯前兩行不過 為後半作引與公子豫 盟翼篇正同 未及國三字即國策未 急也且急矣之意而詞 令未圓末亮遂令聞者 怒其見欺左氏便從此 點綴出一番情景使者 之對公所未解以此辭 宋在宋亦所不解也是 一首絕倒差接頭錯會

意文字

兩寡人相連有恨弗忘一順一逆只兩語而圓緊有法

將故猶豫不決便有不欲救光景不然何以既知人邪而又問使者師何及也左翼謂公惡宋之州吁久有絕宋意前此辭乞師今又不救情事可知鄭所以乘間即來渝平也自是魯宋之交遂絕

其人邪也將救之問於使去声下同者曰師何及

使者忿公故師尚未問而答之曰至國也怒使者遂止兵不遜不救

對曰未及國公怒乃止辭使者曰君命寡

言君遣使來命我同憂恤社稷之難原因鄭師已至宋也

人同恤社稷之難今問諸使者曰師未及

然則我不與知其事也遂謝絕之

國非寡人之所敢知也

公知已入邪而故為問於使者

言鄭兵今到於何地

謂宋

傷公

桓王三年

六年

晉哀侯元年是歲晉納鄂侯于鄂

陳 虞舜之後媯姓周始封胡公於陳今陳國陳縣即今河南陳州府

此篇乃倒敘法因鄭伯侵陳大獲而追敘其由特為重戒所以見親仁善鄰人主所當留意也下斥其蔑視鄭小之失而但以長惡不悛咎之近于孟子樂天畏天議論最為醇正先敘後斷中間追敘筆奇而變斷語先發本旨將善惡平起側重惡邊引商書緊跟救字只說惡之易長

鄭伯侵陳 無經

鄭莊凡師有鐘鼓擄掠大嘗年鄭莊公有請于陳曰伐無曰侵有所得欲與之講和成猶平也

五月庚申鄭伯侵陳大獲往歲鄭伯請成

不允陳公子作其請字五父親近仁人而善去輯睦于鄰國

於陳陳侯不許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

此二者乃治國之所重也

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

引周任方言不長惡之法而末以善者信矣繳應善不可失作掉尾曳然而止咏嘆淫泆其味長深

束萊駁議云天下之事勝於懼而敗於忽懼者福之原忽者禍之門也陳侯以宋衛之強而懼之以鄭之弱而忽之遂以何能為而不許成及兵連禍結不發於所懼之宋衛而發於所忽之鄭則忽者豈非禍之門耶愚謂忽者身家性命之所係不徒為有國者所當戒也人可不於忽之一字三致謹歟

若鄭之小國豈遂不允鄭傳言 為善之機 不可失 為惡之念。長上不可長 聲

能為。遂不許。君子曰。善不可失。惡不可長。

今失善機而長惡念其陳 桓不許鄭請成之謂乎 而長其惡 而不改 必隨而自及于禍也

其陳桓公之謂乎。長惡不悛。從自及也。

及於禍而 不可 商書盤 言惡之易長也今 後救止之 救也 庚上篇 盤庚篇無此一句

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

譬如火之。燎聊了料。不可鄉往。 焚于原野。三音皆通。而近之。 其尚可以撲滅 遏惡猶易為也

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其猶可撲滅。

周賢大夫名 任嘗有言曰 見惡非獨惡人凡惡事惡念皆是譬如農夫之治苗

周任。有言曰。為國家者。見惡如農夫之

而除害苗 之草焉 芟刈也夷殺也。○芟師 蘊積也崇聚也 衡切 並絕除 其本根

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無

無使復 能生殖 惡者除則善者仙矣 人之於善惡亦然 補音 ○善字善惡美 之善皆去聲後 傲此

使能殖。則善者信矣。

六年 鄭伯如周 無經

桓王即位周鄭交惡 至是始來朝王也 不以禮 貌待之 桓公名黑 肩為王三

鄭伯如周。始朝桓王也。王不禮焉。周桓公

公食采于成 周幽王為犬戎所殺 晉文侯鄭武公皆 今王室浸微 周之邑也 平王始東遷居洛邑 左右王室故云依 諸侯不朝善

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善鄭以

桓公語隱隱有王室既卑之意而以依鄭善鄭兩層跌出鄭不來句語短而味長

待鄭以勸諸 猶懼諸侯不至 既侯之來朝者 至也一說多也

勸來者猶懼不既其器况不禮焉鄭不來矣自此鄭不復朝矣為桓五年諸侯從王伐鄭傳

秦文公卒 靈公立

桓王四年 七年

秦靈公元年 蔡宣公卒 桓侯封人立

桓王五年 八年

忽鄭莊公之子三年為質于周陳侯以忽在王所有寵請以女妻之鄭伯許之乃成昏

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

往陳國親迎 其妻媯陳姓

夏四月甲辰鄭公子忽如陳逆婦媯危辛

前敘後斷先配後祖句 特立一案以東為提此 亦以中間貫兩頭法

橫插送女句于中則先

配後祖便好向鍼子目

中看出一宗成案令下

斷語有根敘法入妙

不為夫婦貼先配誣其

祖矣貼後祖非禮也承

誣祖作斷何以能育承

不為夫婦作斷四句只

兩意而一順一逆不板

不直

亥胡改切無去 歸于 聲後不重音 鄭

亥以媯氏歸甲寅入于鄭陳鍼子送女

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今忽自 是不告而逆陳同 媯妾而非夫婦 是欺誣其 周如陳先逆而後歸告故云後祖

先配而後祖鍼子曰是不為夫婦誣其祖

非古人妻 何以能生育 婦之正禮 有後于鄭乎

矣非禮也何以能育

夫婦人倫之首經書最重鄭忽逆婦奉君父命親迎可謂不失禮矣惟自周如陳逆婦以歸始告于廟人謂之從權鍼子獨以誣祖譏之蓋既已定昏何妨歸國告廟而後逆可見禮之繩人甚嚴而婚姻之道毫不可苟鍼子特發此論亦可謂有識矣

公不與小飲故只書月不書日卒而後賜族故不書氏

無駭卒

此篇純用陪法起以請

魯大

公子翬也謚死者之稱號族氏也古者同

謂何以為無

諸侯以賜姓陪命氏以

夫

一姓而各分為族氏羽父為無駭并請之

駭之族氏

昨土陪官族以字為氏

力絕佳

天子立有德

因所生之地以賜為姓若

分之以土地因其

以字為氏一篇之主妙

仲對曰

天子建德

因生以賜姓

昨才故之士

兩項伴說

命曰陳氏也

諸侯位卑不敢賜姓故其

臣但以其祖之字為氏也

或使即先人之諡以為氏

可見先王文物之盛

而命之氏

諸侯以字為諡因以為族官有

無駭公子展之

仲博雅在春秋為第一

或世居其

則以其官為族如晉

或以所封之邑為族如晉

無駭公子展之

限賓主賓現首尾主藏

世功則有官族

邑亦如之

公命以字為展

於中變若簡逸罕有其

氏

之言命以其祖

補音

諡法禮檀弓疏殷以上有生號仍為死後

孫執升曰眾仲博物可

方鄭僑但了產典而使

周公且太公望開嗣王業攻于牧野之中終葬乃制諡

效法大行受大名細行受細名行出于已名生于人

始樸終文賢者亦各以

其時殊矣

胡傳無駭書名未賜族也諸侯之子為大夫則稱公子其孫也而為大夫則稱

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為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

賜族而使為大夫則稱族如孟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古者置官必求賢德不

請賜諡以與為族與者

以也非并也故公單只

以世官春秋之初猶為近古故無駭與俠皆書名也其後官人以世無不賜之

族或以字或以諡或以官或以邑而先王之禮亡矣至於三家專魯六卿分晉

諸侯失國出奔者相繼職由此也按禮天子靈內諸侯世其祿而不嗣然則諸

賜姓但以其本人之字

為諡因賜以為族氏故

侯所置大夫嗣其位而不易豈禮也哉觀春秋之書而是非之迹著矣治亂之

效明矣

蔡桓侯封人元年

為諡二字應連上句讀

諸侯以字不可句也分

明以天子陪諸侯又以

世官證大夫三層說來

因生昨土字諡官邑都

用雙調公問公命作呼

應此皆左氏常格也若

照註似乎傳有闕文

言北戎以別戎之

雜處中國者也

此篇敘戰先敘謀後敘

事敘謀妙於用詳敘事

妙於用畧合讀之則前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

患戎師曰彼徒我車

此篇敘戰先敘謀後敘

事敘謀妙於用詳敘事

妙於用畧合讀之則前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

患戎師曰彼徒我車

此篇敘戰先敘謀後敘

事敘謀妙於用詳敘事

妙於用畧合讀之則前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

患戎師曰彼徒我車

此篇敘戰先敘謀後敘

事敘謀妙於用詳敘事

妙於用畧合讀之則前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

患戎師曰彼徒我車

此篇敘戰先敘謀後敘

事敘謀妙於用詳敘事

妙於用畧合讀之則前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

患戎師曰彼徒我車

此篇敘戰先敘謀後敘

事敘謀妙於用詳敘事

妙於用畧合讀之則前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

患戎師曰彼徒我車

此篇敘戰先敘謀後敘

事敘謀妙於用詳敘事

妙於用畧合讀之則前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

患戎師曰彼徒我車

此篇敘戰先敘謀後敘

事敘謀妙於用詳敘事

妙於用畧合讀之則前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

患戎師曰彼徒我車

此篇敘戰先敘謀後敘

事敘謀妙於用詳敘事

妙於用畧合讀之則前

北戎侵鄭鄭伯禦之

患戎師曰彼徒我車

伏後應無懈可擊文亦謀篇之善者

患其侵突即就他侵突上定計因其所長誘其所短也妙極

先定計後揣情嘗寇許多層折只二語寫盡衷戎師許多層折又只一字寫盡凡文字簡者不曲與者不亮兼之者左氏也

設伏誘敵兵家之常妙在料審敵情如指諸掌衷戎師紙上真有無數伏兵攔截皆殺盡燼大奔而延頸授首狼奔豕突情形紛紛如見左氏最善兵机數十字可當

懼車戰難於進退恐為步兵所輕突也軼突也

懼其侵軼音伏我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

可以當敵之追躡嘗試也

者嘗寇而速去之君為三覆扶又反以待之戎

一戎兵之性輕進而不整其行列

輕去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

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

者不救則無繼矣乃可以逞從之戎人之

前遇覆者奔祝明他甘反逐之衷戎師前後擊

之盡殲月計反戎師大奔十二月甲寅鄭人大

敗戎師補音

武王封弟錯叔繻居滕杜註在沛國

今山東兗州原滕縣西南十五里有古滕城即滕國

薛國故城在今滕縣南四十里

桓王七年

桓王十一年

桓王八年

隱公

二十四

由工皆

由工皆

由工皆

由工皆

此篇乃左氏開手第一則詞令看其字字活主

此諸侯朝魯之始亦旅見之始胡傳言春秋凡大國來聘小國來朝一切書而不削皆所以示讓也

滕侯薛侯來朝

腦在周之宗盟二句然在前直說便覺唐突妙在前

滕國姬姓薛國任姓皆侯爵

來朝于魯爭班序先後周有定制班次不紊於此爭長可見朝聘之禮久廢矣

薛祖奚仲乃夏時所封仲

下且頓在只另將一諺作開場妙甚異姓為後

薛任姓非周族故曰庶姓

已明說破又縮住口忽將對面翻轉一看說得

地居薛以為湯言我祖為周卜左相至周勿替官之長正長也

薛任姓非周族故曰庶姓

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薛庶姓也我不可

心平氣和雋妙無比寡人若君若子兩路往復

言同姓不可以後庶姓

羽父魯大夫公子翬

意亮而舌鬆文無剩義筆有餘妍

以後之公使羽父請於薛侯曰君與滕君

欲長滕侯故請薛侯情理應爾

辱臨於我魯國

諺俗語也提周字便有着落

入山取木

工師度其材而用之

命寧世曰欲兩君之言便覺勁元不降敘魯君

之詞便覺款緩可聽入

神之筆

左翼云隱公未嘗朝天子而滕薛相率來朝且

待賓有禮主人擇其宜而行之周之同宗先皆先同姓有盟誓之書而後異姓

不特見而旅見宗盟二語得毋以天子自况耶

若我魯君往朝薛國

不敢與任姓諸侯同為齒列

謙言今薛君有加賜賜朝我魯

而其詞令之妙款曲令人頗耳遂不覺意為之

寡人若朝於薛不敢與諸任齒君若辱

移而心為之折也昔人請歐陽子得左氏之婉

滕魯皆姬姓先同後異則當以滕君居長

此矣妙處總是一婉字

既寡人則願以滕君為請薛侯許之乃長

不經意憐出王章赫赫

又誰敢越卻又不直唐

薛字

突佳在對面着筆和諷

虛活令人不敢爭妙筆

薛字

妙舌

時來即邾也鄭地榮陽縣東有

釐城釐音來在今河南開封府東四十年

夏公會鄭伯于時來秋七月壬午公

齊國侯爵姜姓太公望之後

及齊侯鄭伯入許

邾即時邾音來也邾音來

夏公會鄭伯於邾謀伐許也鄭伯將伐許

投兵賦車馬也太宮鄭祖廟也凡出師必告於祖廟而奉遷廟之主以行夫子都也

五月甲辰授兵於大宮公孫閱與穎考

爭所賦之車叔爭車穎考叔挾輈以走子都拔棘以

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

許姜姓男爵潁川許昌縣今河南開封府許州故許城在州東北四十里

逐之及大逵弗及子都怒秋七月公會齊

孔疏云堯四岳伯夷之後武王封其苗裔又叔於許

侯鄭伯伐許庚辰傅於許穎考叔取鄭伯

齊太公舊都今山東青州府臨淄縣西北營邱城是也後胡公徙都薄姑在今博興縣東北

之旗螯弧登又以螯弧登周麾而呼曰

考叔墜瑕叔盈而死鄭大夫以先登子都自下射之

顛瑕叔盈又以螯弧登周麾而呼曰

螯弧鄭伯之旗故曰君登矣見旗而盡上許城奔不書兵亂逃遁

君登矣鄭師畢登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

三國同克許齊侯讓魯取許之土地

隱公辭曰

言汝齊君謂許不共職貢

衛齊侯以許讓公。公曰：君謂許不共，故

故我從君以討其罪

今許君出奔是其不共之罪已伏矣

罪本上声 雖齊君命魯後不重音 取許土地

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

寡人從君討罪不敢與聞取土地之命

齊魯皆不受乃與鄭人取之

鄭伯見二國皆遜亦不敢擅自獨取遂順便傲人情

弗敢與。聞乃與鄭人。鄭伯使許大夫百

心下却又不甘使許大夫名百里者奉許君之弟許叔居許之東偏不使之得全國

言許國之敗天降之禍也

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曰：天禍許國，鬼神

鬼神實怒許君幽冥兩隔不能逞其降禍之志

特借手於我寡德之人用兵以敗其國

寡人唯是一二同姓羣臣不能

實不逞於許君，而假手於我寡人。寡人唯

按齊讓只用一筆作提

魯讓語亦止五句却有

三折辭簡而意圓蓋二

國皆無心貪許處之泰

然故不必巧言推脫直

說我也不要把他去

罷鄭莊豈不知費許多

轉折做許多手脚方說

到吾其能與許爭然後

解明假手一番套話於

事則擒縱自如於文則

委婉關注真奸人之雄

詞令之雋

按天禍許國從高一層

說起落到齊魯身上脫

卸伐許非出自我本意

共給億安。愚見此句似指齊魯父兄二字行文不必拘泥若云以父

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其敢以許自為

讓自以為有且我於功而遂受乎弟叔段也後不重音

協音挾和服

而使寄食於四方之國是我之罪也

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

今不自怨自艾而反取人之土地以自肥設天怒假手於人自顧不暇豈能長安有許地乎

吾子指百里

於四方。其况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

以撫綏柔順許東偏之民也

我亦使臣名公孫獲者佐助汝以治許

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若寡

言我今不受許天亦不肯降禍於我若使我得保首領而死

久之天亦悔禍之烈而仍以享國之禮加於許君此是錯綜句法

無字宜作難道不解

人得沒於地。天其以禮悔禍於許。無寧茲

隱公

三七

曲工書

然後將奉許叔正面輕點一筆便帶起下截意思一筆即頓住併不教他如何撫如何佐忽講起到他後後幾番叮嚀告戒若歌若泣籠絡得百里心悅誠服見得他不受實非假意也復許亦自為謀也抑揚頓挫姿態橫生全不露半點本色神乎技矣

左繡云上截分兩層前一層是半推後一層是半受非是愚按前言不受後言復許語意極有分寸而半推半受却只在撫佐二字上微露鋒

無滋他族分明對針齊魯不得染指亦暗應上

文一二父兄句字字有稜天以其禮悔禍是明應上文天禍一層

東偏西偏分明兩對而詳畧變化處處兩意往復雨寡人雨不能雨無兩我鄭國雨而既矣皆雙調也而抑揚開合使人不測前以雨乎字起調中間復一乎字末又復一乎字便令章法遙遙呼應是左氏極有結構之文

下截對自家人說的良心話語意直截而跌宕亦有四層如此方見得上截不是巧言飾非耳

寧茲字宜作寧肯使此解如此則唯字便接得去下無字亦有回覆總言難道不寧肯使此許公復有許國之社稷亦獨使我鄭國有所求請於許者焉

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自必如舊日親戚之好婦之父曰昏重昏曰媾料許公必降心以從我之請也此無字宜作切莫解言我使汝奉許叔於此切莫致

如舊昏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生他人族類類使他族與我鄭相來逼害處此爭奪許國之地也

偏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吾子孫况能暇及禮祀許之山。祀詳里切川子潔齊以享謂之禮後不重音

其覆亡之不暇而况能禮祀許乎寡人不獨守許國之社稷

之使吾子處此不唯許國之為亦聊以亦賴汝以固我鄭之邊陲也固邊陲也

固吾圉也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鄭在許西處之西偏近國好言歸許

器用財賄無賓於許我死乃亟去之吾先皆不可安置於所處之許地乃亦汝也言我死後不能與許爭汝必遭害當急去之

君新邑於此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曰新邑在河南新鄭縣武公始遷如此舊鄭在京兆王綱不振憂在共主諸姬微弱大勢皆然

失其序夫許大岳之亂也天而既厭周大岳神農之後四岳也系亂音王室既卑子孫失序出先聖難以猝滅亂嗣也應晉天之所以厭也

德矣吾其能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厭上聲我豈敢逆天而與四岳之後爭雄長乎惡也

新邑

新鄭縣今屬河南開封府

鄭本在西都畿內之地漢屬京兆即

舊鄭今陝西同州府華州是也武公

得號鄭之地乃徙其封而施舊號於

新邑是為新鄭

贊他知禮不足之意即

在於是乎三字中

無刑四句收上截相時

二句收下載

克許而不取之得存亡繼絕之禮

經經制也

定安

序別名。序本上聲後不重音分也。後上聲。嗣祥更切

是乎有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

此三者皆所以為後嗣無疆之利也

今許國無刑政因而依之

既服罪不。舍上取而舍之。聲

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服而舍之度德

度己德之厚薄而處置之

量兵力之強弱而行之

相時之可動而後動如我死乃亟去之是不為後人貽累也

而處之量力而行之相時而動無累

非知禮者不能如此

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行亦卒之行列鄭伯不明罪于都而

後人可謂知禮矣鄭伯使卒出獵行

佯為不知乃使卒伍皆出性共詛射穎考叔者

詛莊助切請神加殃為詛

出犬雞以詛射穎考叔者君子謂鄭莊公

政者正也所以治民之不正也

刑者制也所以治邪也

既不能以德而為政

失政刑矣政以治民刑以正邪既無德政

又不能以威而用刑

以是羣臣不睦而邪人得以肆其戕殺之毒

邪不能治而假詛於神明

又無威刑是以及邪邪而詛之將何益矣

按鄭莊雖老奸巨猾而於仁義禮知信大段有可節取五霸惟齊桓差相似耳此番伐許原其本旨實欲貪許因二國交讓而存亡繼絕之功鄭莊一心獨任其欲藉以飾前愆者抑亦天良之發見也故其詞今縱橫跌宕往復纏綿實為五霸所不能道者讀者不可以其克段交惡兩番罪過而遂於此篇吹毛求疵也東萊駁議曰嗚呼孰謂春秋爭奪之世而復見羣后德遜之風乎齊魯無功而不敢攘人之功鄭雖有功而不敢恃己之功是善處無功者莫如齊魯善處有功者莫如鄭也聘侯左翼亦謂鄭莊行多不義却是冒冒失失心直口快人也評此文者惟唐錫周與鄙見合餘未免多深文耳

此篇前案後斷讀前文似平以少易多讀後文十一是以無易有著筆不多年使人絕倒 連綴十二

王取鄆田 經不書

四邑皆鄆田而桓王取之

王取鄆。鄆，尤委邗。邗，音于。之田于鄆。而與鄆。

蘇忿生。武王時司寇也。受以十一邑之田為采邑。故世守其田。後子孫叛，王不能取其田，故以之易鄆邑之田，而使鄆往服之耳。
人蘇忿生之田。溫，原。緝，樊。隰，郟。攢，茅。向。

左翼云：平天下之要道在契矩無他。怨而已。天命之得失，人心之向背，只爭此一字。平王柔弱，桓王剛強，所行俱是。不怨左氏于交惡及此篇俱標出一如字，見乾綱

音餽。盟，音孟。州，音刑。陘，徒回反。懷，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鄆也。怨而行之，德之則也。禮之經也。必失鄆伯，推己及人之心也。謂之怨。乃德之法則也。禮之經也。

解紐由不知契矩之道來此論最為正大

今桓王於蘇忿生之田已不能取而有之，而與鄆人，是不能推己及人無德無禮人指鄆已弗能有而以與人，人之不至不亦宜乎。

又云東遷之後王室雖衰天下猶知有共主而歸賄求賄求金求車紛紛失道以致上陵下替晉鄭焉依正當倚為心腹晉有內難且為偏袒曲沃於鄭又處置失宜使之背叛鄭自交惡以來京師告饑隱公請羅於鄭即來朝王王之禮猶以齊朝王又奉王命討宋討邾此番奪田而朝王如故必俟奪之政而始不朝向之明怨而行要之以禮彼自歛手歸心而日稽顙於王廷矣從來亂臣賊子皆由君父處之不得其道

鄆，劉。有劉亭，緝氏縣。今河南府偃師縣是也。為邗，三邑名。為當在今河南懷慶府。溫，今溫縣屬河南懷慶府。原，在沁水西。今懷慶府。緝，在野王縣西南。今懷慶府河內縣西南三十里有緝城。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隰，在今濟源縣東南二十八里。郟，在今武陟縣北。脩武縣北二十里大陸村。其地也。向，軹縣地名。向，今濟源。盟，今盟津。在懷慶府。州，州縣故城在今河南西南十五里。隰，是也。攢，茅，在脩武縣北。脩武縣南十八里。州，內縣東五十里。陘，太行陘。在懷慶府西北三十里。一，名丹陘。

天王明聖臣罪當誅此
唯文王知之鄭莊何人
豈能知此義哉

此篇是原敘法第一段
敘初父所以弑君之故
第二段敘公所以弑於
蔦氏之故曲折清晰及
敘正事卻只以一筆收
拾通篇簡潔之極
經不書弑傳特詳之此
例所謂錯經以合異也
以初父為主故起結俱
用之

冬十有一月壬辰公薨

實弑書薨又不地者史策所諱也

藉以殺桓公之功可求大宰之官

言我田桓公年少故攝行君位

羽父請殺桓公將以求大宰公曰為去聲其

吾不久即以位予之矣

我已使人作官室於菟裘之地

為吾將終老之計

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

懼桓公聞請殺之言

反譖隱公欲殺桓公而請桓公先弑隱公

焉羽父懼反譖公於桓公而請弑之公之

菟裘

魯邑名在泰山梁父縣南

當日為公子之時

狐壤鄭內諱獲地也故言止

為公子也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鄭人囚

囚公子於鄭大夫尹氏之家

公子行賄賂於尹氏

鍾巫尹氏所主祭之神

公子與尹氏俱逃歸

諸尹氏賂尹氏而禱于其主鍾巫遂與尹

於魯而立鍾巫之主於魯焉

齊戒於社園社園園名

氏歸而立其主十一月公祭鍾巫齊于

館舍於大夫蔦氏之家

社園館于蔦氏羽父使賊弑公子于蔦氏

欲以弑君之罪加蔦氏而復不能正法誅之傳言進退無據顧桓炎武曰蔦氏非有名位之人善微者耳如司馬昭族成濟之類弑

立桓公而討蔦氏有死者不書葬不成喪

營菟裘欲避位豈戀
棧不肯釋者蔦氏之禍
豈意料所及乎隱之失
在請殺桓公時不能明

斤丁

隱公

三

由工書

卷之十一
名一八

正典刑以誅之所以醜
成此禍當斷不斷反受
其亂可以為之寒心歟

也。 隱寡立故
喪禮不成

新訂左傳快讀卷之一終

九國而立其年十一
公祭於外
公于燕
公于燕
公于燕

二〇〇
七〇一〇

